

陀 螺



周 作 人 譯

北 京 新 潮 社

1 9 2 5

周作人譯

陀
螺

詩歌小品集

新潮社文藝叢書之七

陀螺序

劉侗帝城景物略記童謠云，「楊柳兒活抽陀螺」，又云「陀螺者木製如小空鐘，中實而無柄，繞以鞭之繩而無竹尺，卓於地，急掣其鞭，一掣，陀螺則轉無聲也。視其緩而鞭之，轉轉無復住，轉之急，正如卓立地上，頂光旋旋，影不動也。」英國哈同(A. C. Haddon)教授在人之研究中引希勒格耳(G. V. Schlegel)之說，謂荷蘭之陀耳(To)從爪哇傳至日本，稱作獨樂，後又流入中國。唯日本源順(Minamoto no Shitagau)編和名抄云，「獨樂，(和名)古末都玖利，有孔者也。」獨樂明明是漢語，日本語今簡稱「古末」(Koma)。源順係十世紀初的人，當中國五代，可見獨樂這玩具的名稱在唐朝已有，並不是從外洋傳入的了。

我用陀螺做這本小書的名字，並不因為這是中國固有的舊物，我只覺得陀螺是一件很有趣的玩具，幼小時玩過一種有孔能叫的，俗名「地鷄」，至今還記得，此外又因了帝城景物畧裏的歌辭以及希臘的陶器畫，便使我想定了這個名稱。這一冊小集子實是我的一種玩意兒，所以這名字很是適合。我本來不是詩人，亦非文士，文字塗寫，全是遊戲，——或者更好說是玩耍。平常說起遊戲，總含有多少不誠實的風雅和故意的玩笑的意味，這也是我所不喜歡的，我的乃是古典文字本義的遊戲，是兒戲(Pardie)，是玩，書冊圖象都是玩具(Paignia)之一。我於這玩之外別無工作，玩就是我的工作，雖然此外還有日常的苦工，馱磚瓦的驢似的路程。馱磚瓦的結果是有一口草吃，玩則是一無所得，只有差不多的勞碌，但是一切的愉快就在這裏。昨天我看滿三歲的小姪兒小

波波在丁香花下玩耍，他擎了一個煤球的鏟子在挖泥土，模仿苦力的樣子用右足踏鏟。竭力地挖掘，只有條頭糕一般粗的小胳膊上滿是汗了，大人們來叫他去，他還是不歇，後來心思一轉這纔停止，却又起手學搖煤球的人把泥土一瓢一瓢地舀去倒在台階上了。他這樣的玩，不但是得了遊戲的三昧，併且也到了藝術的化境。這種忘我地造作或享受之悅樂幾乎具有宗教的高上意義，與時時處處拘囚于小主觀的風雅大相懸殊：我們走過了童年，趕不著藝術的人，不容易得到這個心境，但是雖不能至，心嚮往之；既不求法，亦不求知，那麼努力學玩，正是我們唯一的道了。

這集子裡所收都是翻譯。我的翻譯向來用直譯法，所以譯文實在很不漂亮，——雖然我自由抒寫的散文本來也就不漂亮。我現在還是相信直譯法，因為我覺得沒有更好的方法。但是直譯也

有條件，便是必須達意，儘漢語的能力所及的範圍內，保存原文的風格，表現原語的意義，換一句話就是信與達。近來似乎不免有人悞會了直譯的意思，以為只要一宇一字地將原文換成漢語，就是直譯，譬如英文的 *Lying on his back* 一句，不譯作「仰臥著」而譯為「臥著在他的背上」，那便是欲求信而反不詞了。據我的意見，「仰臥著」是直譯，也可以說即意譯；將牠略去不譯，或譯作「坦腹高臥」以至「臥北窗下自以為羲皇上人」是胡譯；「臥著在他的背上」這一派乃是死譯了。古時翻譯佛經的時候，也曾有過這樣的事，如金剛經中「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這一句話，達摩笈多譯本為「大比丘衆共半十三比丘百，正是相同的例：在梵文裏可以如此說法，但譯成漢文却不得不稍加變化，因為這是在漢語表現力的範圍之外了。這是我對於翻譯的意見，在這裡順便說及，至于有些有天才的人

不但能够信達雅，而且還能用了什麼譯把文章寫得更漂亮，那自然是很好的，不過是別一問題，現在可以不多說了。

集內所收譯文共二百七十八篇，計希臘三十四，日本百六十二，其他各國八十二。這些幾乎全是詩；但我都譯成散文了。去年夏天發表幾篇希臘譯詩的時候，曾這樣說過：「詩是不可譯的，只有原本一首是詩，其他的任何譯文都是塾師講唐詩的解釋罷了。所以我這幾首希臘詩選的翻譯實在只是用散文達旨，但因為原本是詩，有時也就分行寫了：分了行未必便是詩，這是我所想第一聲明的。」所以這不是一本譯詩集。集中日本的全部，希臘的二十九篇，均從原文譯出，其餘八十七篇則依據英文及世界語本，恐怕多有錯誤，要請識者的指教。這些文章係前後四五年間所寫，文體很不統一，編訂時不及改正，好在這都是零篇，不相統屬，

保存原形或者反足見當時的感興：姑且以此作爲辯解罷。

這一點小玩意兒——一個陀螺——實在沒有什麼大意思，不過在我是愉快的玩耍的記念，不免想保留牠起來。有喜歡玩耍的小朋友我也就把這個送給他，在紙包上面寫上希臘詩人的一句話，

「一點點的禮物

藏著个大大的人情」。

中華民國十四年六月十二日，記于北京。

陀螺目錄

希臘小篇

牧歌三篇

一 情歌……………一

二 農夫……………六

三 私語……………一二

擬曲二篇

一 媒婆……………一九

二 密談……………二七

對話三篇

一	大言·····	三六
二	兵士·····	四四
三	魔術·····	四八
小說五節		
一	苦甜·····	五四
二	斷片四則·····	六〇
古詩二十一首·····		六六
法蘭西小篇		
散文小詩八首		
一	外方人·····	七七
二	狗與瓶·····	七八
三	頭髮裏的世界·····	七九

四	窮人的眼	八一
五	你醉	八四
六	窗	八五
七	月的恩惠	八七
八	海港	八九
田園詩六首		
一	毛髮	九二
二	冬青	九五
三	雪	九六
四	死葉	九七
五	河	九九
六	果樹園	一〇二

法國的俳諧詩二十七首……………一〇五

雜譯詩二十九首……………一一九

日本小篇

古事記中的戀愛故事……………一七七

一茶的俳句……………一九三

啄木的短歌二十一首……………二一七

詩三十首……………二二九

俗歌六十首……………二六一

牧歌三篇

希臘 詩阿克列多思 作

一 情歌

我唱情歌去招引亞瑪呂利思，我的山羊在山邊吃草，帖都洛思管著牠們。親愛的帖都洛思，請你飼我的羊；帖都洛思，請帶領牠們往水泉去，你要留心那列比亞的黃的公羊，怕他會用角來觸你。

啊，可愛的亞瑪呂利思，你爲什麼不再從你的山洞裏窺望，



不叫我進去呢？你真是嫌憎你的情人了麼？難道你近看時覺得我是塌鼻子，仙女，或者我是長下巴麼？你真要使我上弔了。

看呵，我給你拿來十個蘋果。這是從你以前叫我摘的那地方摘來的，明天我還給你拿別的蘋果來。

啊，請你看我心裏的悲痛罷。我願得化爲鳴蜂，可以挨進遮著洞穴的薜荔和羊齒，飛到裏邊去。

現在我知道「愛」了，他是一個很心的神。他一定是吃了母獅子的乳，他的母親在山林裏養他的，所以他的火是在燒我，一直刺到骨髓裏。

啊，你看去是很可愛，却是一塊石頭；啊，黑眉的仙女，請抱我，你的牧人，使我可以親你的嘴；便在空中虛的親嘴裡，也是甘甜的歡樂。

你真要使我撕碎那花鬘了，那個我給你留著的，親愛的亞瑪呂利思，那薛荔的花鬘，中間編著薔薇花苞和香芹葉。

唉，我這不幸的人將怎麼樣呢？你不肯回答我。我將脫去我的皮裘，從那漁人阿耳比思守候鮪魚的地方，跳進那邊浪裏去；即使我沒有死，總可以滿了你的心願罷。

我早就知道了，那時我想念著你，要知道你愛我不愛，那罌粟花瓣並不發響，却只枯萎在我的柔滑的臂上。

而且她也說的很對，那個用籊占卜的亞格羅阿，那一天她跟著割稻的采藥草，她說我全心想著你，但是你一點都不理我。

我爲你留下那有雙生小羊的白母羊，美倫濃家的那個黃皮膚的使女也想要牠；我將把牠們給她了，因爲你這樣地侮辱我。

我的右眼跳了。或者我可以看見她罷？我將靠著這棵松樹

唱起歌來，她或者會來理我，因為她到底不是鐵石的人。

「希坡默納思要娶那處女的時候，他拏蘋果在手裏，成就了他的競走；亞多關達見了，風狂似的歌羨，便跳進了愛的深淵。

先知默閣坡思，從阿忒呂斯帶了牛羣到比洛思來，因此那聰明的亞耳菲西波亞的美麗的母親遂倒入皮亞斯的懷抱裏。

亞陀尼思也不是這樣麼，他在山上牧羊，使那美麗的吉諦勒亞這樣地迷戀，便是他死後還緊緊抱在她的胸前麼？

我想他是幸福的人，那睡著不動的長覺的安地米盎；可愛的姑娘，我又稱那耶西盎是幸福，他遇見那樣的事，為一切凡人所不能知道。」

我的頭痛了，但是你並不關心。我不再唱了，我將倒下去躺著，讓狼來吃了我，——我願我的死于你很甘甜，如蜜在嘴裡。

註一 罌粟花原稱「遠愛花」(Telephion)，民間用以占卜心事之諧否，用辯置掌上，一手拍之，如發響聲爲吉，否則凶。

註二 斯柯諾思之女亞多闌達善走，求婚者須與競走，勝則得妻，希坡默納思投一蘋果于地以誘女，遂勝之。先知默闌坡思引牛羣贈比洛思王，爲其弟皮亞斯求婚于王女沛羅，後卽爲亞耳菲西波亞之母。吉諦勒亞卽愛之女神亞孚羅迪諦的別名。安地米盎爲月神所愛；耶西盎爲地母所愛，在地母秘密儀式中有其事，非受戒者(Mystes)不得觀。

二 農夫一名割稻的人

密隆

蒲凱阿思

密 蒲凱阿思，可憐的莊稼漢，現在你怎麼了？ 你不能一直的割稻像你從前一樣，又不能同別人一樣的割得快，却像一隻被荆棘刺傷了脚的母羊，獨自落後。 你起手便割的不得法，等到中午傍晚你將變到什麼模樣？

蒲 密隆，你能從早做到晚的人，你頑強的石片，你不曾想過你

不在身邊的人兒麼？

密 不會；做工的人空想念著不會得到的東西做什麼？

蒲 那麼你不曾爲了相思睡不著覺麼？

密 沒有；教狗舔了油，便不行了。

蒲 但是我，密隆，害了相思有十來天了。

密 你〔好運氣〕，從酒桶裏吊了酒吃，我却是連醋也沒。

蒲 爲了這件事，我的門外的田自從芒種以後都不曾耕過。

密 但是那一個姑娘使你這樣受苦？

蒲 坡呂波達思的女兒，就是那一天在息坡言盎的田裏吹簫給割稻的人聽的。

密 神查出了罪人了！ 你已遂了你長久的心願，那個蚱蜢便將通夜陪了你睡。

蒲 你來嘲弄我；但盲神不只是一位財神，那魯莽的愛神也是瞎的。你且不要說大話！

密 我並不說大話。你且只顧割稻，唱一隻情歌稱讚那人兒，那麼將可以愉快地作工，而且你本來是一個歌人呀。

蒲 「你們比厄洛思山的詩神們，幫助我來唱那嫋娜的少女，因為你們神女觸著一切，即使一切美麗。

大家叫你黑姑娘，可愛的滂比加，又說你瘦，又說你黃，只是我說你是蜜白。

紫花地丁是黑的，有字的風信子也是黑的，但是這些花朵都首先被採用在花籃上。

母羊尋苜蓿，狼追著羊走，鶴追著犁飛，但是我只昏昏地想著你。

倘若傳說的克洛梭思的財產都屬於我呵，那麼我們將獻兩人的金像給那愛的女神：你擎著你的簫，一朵薔薇，或是一個蘋果；我穿著鮮衣，兩腳上著了亞米克拉地方的新鞋。

可愛的滂比加，你的腳是象牙，你的聲音是阿芙蓉，你的風姿，我說不出來。」

密 我們的莊稼漢真是一個唱歌的好手，我們却並不知道，你看他唱得多麼合拍。 唉，我自長了鬍子，一點都沒用。 但是來罷，你也來聽取這神聖的列都耳塞思的歌。

「地母呵，多果子，多五穀，願田稻成熟，大大地豐收呵。

你們縛稻束的緊緊地縛呀，怕路過的人見了說，這里作工的是木頭人，他們的工錢全都白花了。

留心那稻株要朝著北風和西風，這樣穀子纔是最飽滿。

打稻的切莫睡午覺，因為在中午那穀子是最容易脫開了稻草。

但是那割稻的，讓他們戴勝醒時一齊起，戴勝睡時一同歇，當著那熱的時候得休息。

孩兒們，那田雞的生活真快活呵，他們喝酒不用問那管酒的，因為他們都自有無限的酒喝。

你吝嗇的管家，還不如去煮扁豆。你要小心在劈茴香的時候，怕割了你的指頭。」

在太陽下作工的人應該唱這樣的歌纔是，但是蒲凱阿思，你的空肚的相思，只好等你的阿嬤在牀上醒過來的時候去念給她聽。

註四 列部耳塞思據希臘傳說是古代的王，善於割稻，後人舉以代

表割稻者，并以名割稻時之農歌。

註五 木頭人原文云無花果木的人，無花果木係無用的木材。

三 私語

亞克洛諦美 牧羊女

達夫尼思 牧人

女 巴黎斯搶去了聰慧的海倫娜，他也是一個牧人。
牧 這海倫娜是更願意了，她現在親了那牧人的嘴。
女 不要誇口，小胡羊兒；他們說親嘴只是虛惠。
牧 便在空虛的親嘴裏也是甘甜的歡樂。
女 我擦我的嘴把牠吐丟了。

牧 你擦你的嘴唇麼？那麼拏來，讓我再親牠一下。

女 你只配去親你的小母牛，不是未出閨的處女。

牧 不要誇口；你的青春不久將如夢似地過去了。

女 蒲萄變成了蒲萄乾，枯乾的薔薇也未必消滅。

牧 怎麼讓這個衰老呢？這裏是我飲的蜜和牛乳。請你到那邊的野橄欖樹下去，我給你講故事。

女 讓她隨意地罰罷；亞耳台米思會救我出來。

牧 你不能躲避「愛」，別的閨女也沒有能躲過他。

女 憑了牧神，我要躲避他；但是你當永遠背著他的軛。鬆了你的手，再來我將咬你的嘴唇。

牧 我只怕他將把你給了更壞的人。

女 許多人來求我，只是沒有一個中我的意。

牧 現在我又來在許多求婚的人裡湊一個數。

女 朋友，怎麼辦呢？結婚有許多煩惱。

牧 結婚並沒有苦痛，也沒有憂患，却只是跳舞。

女 唉，但是我聽說妻子都怕她們的丈夫。

牧 倒是她們常佔上風；女人們怕什麼東西呢？

女 我怕生產的苦痛；那產神的箭是很難當的。

牧 但是你的女王是亞耳台米思，那安產的女神。

女 但是我怕生育，要損壞我的美貌。

牧 生了可愛的小孩，你將在兒女裏看出你新的光來。

女 你給我什麼聘禮呢，倘若我應允了你？

牧 你將得到我所有的牛羣，所有的樹林與牧場。

女 你要立誓，到手以後不再孤另地撇下我。

牧 憑了牧神，我不離開你，即使你要趕我出去。

女 你給我建造綉房，一所住宅和牛欄麼？

牧 我給你建造綉房，我養著好的牛羣。

女 但是對我年老的父親，我將說些什麼呢？

牧 聽了我的姓名，他將贊許你的婚姻。

女 告訴我你的名字；一個名字裏常含著喜悅。

牧 我是達夫尼思，呂吉達思是我的父親，諾邁曷是我的母親。

女 你是良家出身，但是我並不比你低。

牧 我知道；你叫亞克洛諦美，你的父親是默那耳凱斯。

女 給我看看你的樹林，在那里是你的牛欄。

牧 這邊來；看我的細長的柏樹長的多好。

女 我的羊羣吃草去罷；我將去看牧人的工作，

牧 我的牛羣好好的吃；我將領這姑娘去看樹林。

女 你幹什麼，小胡羊兒？你爲什麼把手放在我胸前？

牧 我想告訴你這早蘋果已經熟了。

女 憑了牧神，我要暈了；拏去你的手。

牧 放心罷，好姑娘；你怕我什麼？你真太胆小了。

女 你把我推倒在溝旁，汗損了我的好衣服了。

牧 不，你看，我把柔軟的羊裘墊在你的衣服底下。

女 啊啊，你又扯去了我的帶子。你爲什麼解我帶子呢？

牧 我將獻給巴菲亞，當作最初的供品。

女 且住，有人到這里來了。我聽見了聲響。

牧 只是那些柏樹互相低語，講你的新婚。

女 你把我的衣服撕碎了；現在我是裸體了。

牧 我將給你一件別的更大的衣服。

女 你答應給我一切的東西，但是後來怕要連鹽都不給我一粒。

牧 我願意把我的性命也給了你。

女 亞耳台米思，請不要發怒，因為我不守你的命令。

牧 我將用一頭犢祭愛神，用一頭牛祭亞孚洛迪諦。

女 我來時是處女；成了女人回家去

牧 將是一個母親，哺兒的母親，不復是處女。

他們貪戀著青春的歡樂，這樣地互相私語：這正是秘密戀愛的時光。她起來回去看羊，眼裏有點含羞，心中却是歡悅；他也走到牛羣那邊去，獨自慶幸他的新婚。

評判員

的歌曲罷。

幸福的牧人，掣回你的簫去。現在讓我們再聽牧人們的別

註六 此篇或疑非諱阿克列多思之作，或者係後人仿作也未可知，

但亦不失為牧歌中之佳作。篇幅似已不完，其結構當係牧人競唱，以簫為注，今僅存一人的歌曲，併評判員之斷語。別本只取問答本文，略去評判員語，作為完整的牧歌，似亦有理；今據 Loeb 古典叢書本譯其全文。

註七 巴非亞係戀愛女神亞孚洛迪諦的別名。

註八 亞耳台米思為獵女神，又司女人生產的命運，係希臘神話中的獨身女神。

擬曲二篇

希臘 海羅達思 作

一 媒婆

美忒列該 少婦

瞿列斯 媒婆

色萊沙 婢

美色萊沙，有人叩我的門。你跑去看看，可不是從鄉裏來的客麼？

色〔在門口〕是誰叩門？

瞿是我。

色 你是誰？你怕敢走近前來麼？

瞿 你不看見麼？我走近前來了。

色 你是誰呢？

瞿 我是瞿列斯，菲來尼雍的母親。告訴裏邊的美忒列該，說是我來了，

美 請他進來。〔瞿列斯進〕誰呢？

瞿 瞿列斯。

美 乳母瞿列斯麼！鴉頭，你且去。〔色萊沙下〕瞿列斯，那一個運命女神勸動了你，叫你進我們的家裏來。什麼事差遣你到這裡，像是一個神明下降人間？我相信已經有五個月了，沒有人看見你，

瞿列斯，便是在夢裡，也不會見你走進這扇門來。

瞿 我住得很遠，孩子；還有那巷裡的爛泥呢！一直到人的膝踝。而且我也沒有力氣了，正如一匹蒼蠅。唉，老年拖我下去，死影站在旁邊等著了。

美 咄，咄，不要這樣的詛咒你的年紀。你還很強壯，瞿列斯，能够抱情人呢。

瞿 你儘管取笑罷。這是你們青年的女人的習慣。

美 請你不要生氣。

瞿 是了，我的姑娘，你像寡婦一般在孤獨裡忍受你的寒衾，預備挨到什麼時候去呢？自從曼特列斯出發往埃及去以後，十個月亮來了又去，他還連一封信也不寄給你。一定他已經忘記了你，在新的泉水裡喝醉了。你知道，那全個國土是〔戀愛〕女神的一個宮

殿。一切的物事，我告訴你，凡是在地上存在，或是能夠尋到的，在埃及那邊都很充足：財帛，角力，權力，晴暖的天，名譽，賽會，哲學家，黃金，美少年，雙生神的廟院，大王，（一）博物館，酒，大家所喜歡的一切的好東西，還有那些女人哩！——我憑了冥王立誓，便是天上也沒有這許多的星，——而且又都美麗，正如那女神們，在她們往巴里斯那里去討美的賞品（二）的時候：——願她們不要聽到我說這話這纔好！但是你，可憐的人，這是什麼意思，你坐在這裏去溫那孤榻呢？你預備讓老年不意的追到，叫死灰吞盡你的青春麼？你走別一條路罷；且換了你的心思，過兩三天看：同別個新朋友尋點歡樂。下著一個鏽的船，不算泊得安穩。一旦曼特列斯死了，一切便都完了；而且沒有人能夠回生的，孩子。你知道青天會起風暴，無人能知未來的事情。人生是永

遠這樣的無定。

(註二) 指布多勒密二世，以其妹亞爾西諾為后，后死後立廟合祀，自封為神，故稱雙生神。

(註三) 希臘神話，三女神共爭美的貨品，取決於巴里斯，終為戀愛女神所得，為忒洛亞戰爭的原因。

美 你這講的是些什麼呢？

瞿 沒有人在近地，能够偷聽我們的話麼？

美 沒有什麼人。

瞿 那麼，你聽我告訴你的話：格呂羅思，(三)巴泰吉阿思妻瑪泰勒納的兒子，五次得勝的選手；——一次還是童子，在比色亞的會裏；兩次在哥林多的伊色彌亞會裏，投倒壯盛的少年；兩次在畢撒的阿林比亞會裏，打勝長大的拳師。他是非常之有錢，而且很溫和，不曾打擾過一枝稻草；至於關於戀愛女神，他是一個沒

有揭破的封印。我所說的這個人，在密舍降生祭的那天，看見了你，心裏燒著戀愛，幾乎發狂了，他海水一般的轉動，日夜都不肯離開我的家，只是呻吟，叫我做「小母親」，似乎他是要爲相思死了。現在，我的親愛的小美忒列該，你便做了這一點小罪孽，——當作恩惠。你好好的去結識戀愛女神；不然怕那老年會不意的將你捉去了。這樣，你可以得到兩層的好處：你歡樂的過活，又能得到比你所能想到的更大的禮物。請你好好的想，照著我做罷。我這樣說，憑了運命之神，實在因爲是愛你哩。

(註三) 格呂羅思希臘語原意是一隻豬。

美 翟列斯，你的白髮的確已經磨鈍了你的理性了。我憑了曼特列斯的回來與地母而立誓，我決不肯從別個女人承受這樣的話。我將教她怎樣的到這裏來瞎說，叫她蹙着脚回去，怨恨我的門檻。

乳母，我請你不要再拿了這樣商量到我這里來了。這些話是不適於主婦的：還不如拿去告訴姑娘們去罷。美忒列該，比色斯的女兒，仍舊將溫她的孤榻：你任她去罷。沒有人得以嘲笑曼特列斯，爲了他妻子的緣故。但是，正如他們說，所要聽的並不是這些空話；瞿列斯，可不是麼？色萊沙！色萊沙上把那個大碗擦乾淨了，倒三吊子的酒，再屜上水，給她喝去。

色 這里，瞿列斯，喝罷。

瞿 那麼，給我。——我實在並不來勸你做錯事，本來只是招你去上廟會。……

美 我知道。就爲這緣故，所以你享受那碗酒呀。

瞿 親愛的人，我願你的酒房裏充滿好酒。是的，憑了地母，瞿列斯不會喝過比美忒列該家的更美的酒。孩子，願你多福氣，你

自己小心保養。我也望我家的姑娘密耳泰勒與西美，在我活著的時候，永遠年青纔好。

海羅達思 (Herodas) 大約是基督前三百年的人，事跡不詳，但存所作擬曲數篇。擬曲者亦詩之一種，仿戲曲之體而甚簡短，多寫日常瑣事，妙能穿人情之微。古作者中以海羅達思為最勝，生當中國漢初，著作盡逸；二十年前始於埃及敗棺中得其殘寫本，僅存七章，及斷簡三四而已。八九年前我曾將其中媒媪及塾師譯成「古文」，登在中華小說界上，上面的一節便是當時序言的一部分。現在將媒媪重譯一過，有幾處與古文譯本頗不相同了。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三十日記。

二 密談

珂列多 女主人

美忒羅 女客

珂列多之婢

珂 美忒羅請坐。——鴉頭，站起，給這位太太拿一把椅子來。我現在總非自己吩咐不行了；你不能够自動的去做一點事情，你這可憐的東西。天呵，你真是一塊石頭，懶天天的躺在屋裏，不是一個活的奴婢。但是在我量給你麪粉的時候，你計算那些粉粒：倘若從紗篩裏漏下了一粒，你便咕咕嚶嚶的說個不了，直到牆壁都聽厭了。現在你動手擦呀刮呀的弄那椅子，現在那椅子正要用

了，你賊骨頭。你要謝她正在這里；要不是爲她，我已經給你嘗我的拳頭的滋味了。

美 親愛的珂列多，你也帶著這個軛，正同我一樣。我日夜咬我的牙齒，我狗一般叫喊，都爲了這些傢伙。但是我來這里的緣故

珂 走出去；走你的罷，你深心的東西！全身是耳朵和舌頭，其餘只是懶惰。

美 我請求你，親愛的珂列多，不要騙我；給你做那皮帶是誰？

珂 你在那里看見我的皮帶的呢，美忒羅？

美 諾西斯，謫林那的女兒，三天前拿在她的手裏。我相信，那是一件極好的禮物！

珂 諾西斯！她那里得去的呢？

美 我告訴了你，你不去宣揚麼？

珂 憑了我自己的甜美的眼睛，親愛的美忒羅，沒有人能夠從珂列多的嘴裏聽到你所講的無論什麼話。

美 那麼，這是友蒲勒，比達思的女兒，送她的，叫她不要讓別人知道。

珂 阿，那些女人們呵！那個女人遲早總要把我收拾了罷。我是親切的人，當時她那樣的請求，所以我便給了伊，連我自己還沒有用過一回呢。似乎是得到了什麼藏寶，她便走去給了不相干的人。請罷，請罷。親愛的朋友，倘若這是你的本性如此，那麼你去尋別的好朋友來替代我罷。但是拿去給諾西斯用，——我恐怕要對了她說出不是女人們所應說的話了，——願亞特拉斯台亞（報施女神）不要見怪，——不，即使我有一千條帶，也不肯把霉爛的一條借

給她哩。

美 阿，珂列多，你不要聽了一點閑話，便把你的胆汁升到鼻孔上來。正當的女人應該能够忍耐一切的事情。這是我的不好，和你講起這些話來。我的舌頭真該割去了纔是。但是剛纔我所當真要問的，是這做帶子的是誰呢？倘若你真是我的朋友，請你告訴我。你爲什麼這樣的看着我，而且笑著？你是初次看見美忒羅麼？你爲什麼這樣的莊重？我求你珂列多，不要說誑，但告訴我這是誰做的？

珂 天呵，你是多麼煩膩的人呀！好罷，那是開爾敦做的。

美 阿，是了；但是那一個開爾敦呢？那里有兩個開爾敦，你知道。一個是灰色眼睛的，住在吉來諦思的女兒密泰列納的近旁；但他是連將一個牙撥縫在立琴上都不會的。還有一個在海摩陀羅

思住宅的開壁開著店鋪，你走完了大街，就是那里了。他從前是有一點像樣的，因為他得到近來亡故了的吉泰諦思的愛顧——願她永遠不被她的親友所忘記！——但是他現在也老了。

珂 你所說的那兩個人都不是的，美忒羅。我這一個是從吉阿思或是謁列色拉來的，——我記不起是那一處了，——他是禿而且矮，正是布勒克西諾思的活的彫像。兩個無花果也沒有比他們更相像了。你要先去聽他說話，纔能夠知道這是開爾敦，不是布勒克西諾思了。他在家裏製造，却秘密的出售，因為各家都很怕稅吏呢。但是他的手工，給看見你了，你怕要想是雅典那女神親手所做，不是開爾敦的。是了，他拿了兩條帶子到這里來。我一看見，我歡喜得連眼睛都將突出了。我沒有見過一條帶子，——此外沒有人聽見麼？——做得這樣好，綿羊一般柔軟；那些皮條也

同羊毛一樣的軟，簡直是不像皮條。即使你到處搜尋，也尋不出一個給女人做工的更好的皮匠了。

美 那麼你爲什麼讓那一條失去的呢？

珂 我的親愛的美忒羅！我想得到牠，有什麼事沒有做過呢！我用盡了所有的勸誘的狡計。我給他親吻，我摩他的禿頭，我斟美酒給他喝，我用各種親愛的名字叫他，我做了一切的事，只沒有將我的身子給他罷了。

美 阿，但是你應該這樣的做，倘若他要你如此。

珂 是啊，本來我也可以，但是時候不很好，因爲在這中間比達思的婢女來了。你知道，她到這里來，日夜的用我的磨；她簡直要將牠研成粉末了，只爲要省四個阿波耳(約值二角)拿自己的磨石去重鑿一下。

美 但是，親愛的珂列多這皮匠怎樣的尋到你這里來的呢？你把這個也老實的告訴我。

珂 亞耳台密思，鞣皮的亢達思的女兒，將我的住處告訴他，差他來的。

美 亞耳台密思總是尋到什麼時新東西，——在這個度婆的行業上，她簡直的使得達羅減色了。但是，雖然他不肯讓你獨買兩條，你總應該查出了那一條是誰買的。

珂 我也求他，但他立誓不肯告訴我。你看他的愛是多麼大呀。

美 你告訴我，我其次應該訪誰去了。我將去尋亞耳台密思，從她那里查問這開爾敦到底是什麼人。那麼，我願你運氣好，珂列多。我的丈夫怕要餓了，所以我須得快跑回去。再會罷。〔美忒羅下〕

珂〔在門口〕鴉頭，關門，而且趕快數我的雞，——你是看守他們的，不是麼？——看他們是不是都在那里。倘若都在，給他們一點穀吃。那些儉鷄賊會把一隻母鷄偷去，正當你將她放在膝上撫摩著的時候。

這是擬曲的第六章，今從英文本重譯。第七章說美忒羅帶了幾個女友到皮匠開爾敦的店裡去買皮鞋，末節開爾敦說，吹簫的友謁台列思時時來這里，求我將這鞋賣給她，但是我不喜歡她，我不肯賣，倘若她不出四個達勒科（約值十元）。她很凶的罵我的妻。我知道你是等著鞋穿。不要那麼跋，把這個拿去送給友謁台列思，或是赫加台，或是她的女兒。是了，你拿這兩雙去，算七個達勒科罷。我爲了美忒羅這樣算了罷。

——唉，你的親吻將送我直到天上，即使我是一個石像。這你的並不是舌頭，這是幸福的篩。唉，你爲他日夜開你的嘴的人，真是與祝福的神們相去不遠了。這一節話，頗可以作上文的參考。至于這開爾敦與美忒羅，當然與第六章的人物沒有什麼連絡：古代喜劇中某種人物差不多有一定的名字，古典喜劇的皮匠便統叫作開爾陀。這一個字出於希臘語的開爾陀思，意云利，云狡計，後轉爲狡獪者，爲狐之別稱，這里所用大約便取這意思。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日補記。

對話三篇

希臘 路吉亞諾思作

一大言

人物 萊恩的科思

該尼達思

許姆尼思 妓女

萊 還有那和伽拉諦亞人的戰爭；該尼達思，將那個講給她聽，
——我怎樣的騎着灰馬上前去，於是伽拉諦亞人，勇敢的漢子，

那些伽拉諦亞人也是，——但是他們一看見我，便都跑了，沒有一個人站住。那時候，你知道，我將我的長矛當鏢鎗用，投了過去，把他們的頭領和馬都穿通了。隨後他們還有多少人留下，——你知道，那隊伍潰散了，却還有多少人留住，——那麼，我抽出我的寶劍，趕緊跑上前去，單用了馬的衝突便撞倒了半打以上的前線的人，我的劍落在一個軍官的上面，把他的頭劈作兩半，連盔和一切。你們其餘的人隨即趕到，你記得，其時他們已經在逃竄了。

該 呵，但是你同那巴夫拉戈尼亞督軍的決鬪，那也是一回好把戲哪！

萊 好記心呀；是呵，那倒也並不壞。那督軍是個長大的漢子，似乎也是一員戰將，——雖然不懂得希臘學問。他出來，向大家挑

戰，和他去決鬪。我們軍官都恐慌了，從最低的到將軍自己，——雖然他是一個頗好的人。他是亞列士泰克斯，愛多利亞人，擅長鏢鎗，我那時只是個上校。可是，我並不害怕。我擺脫了攀扯著我的朋友們，——他們替我擔憂，看了那夷人明晃晃的穿着鍍金甲，高高的挺着可怕的羽纓，揮著長矛，——

該 是呀，那時連我也害怕了。你記得我怎樣的攀住了你，請求你不要犧牲自己；倘若你陣亡，人生將不值得生活了。

萊 我冒險去做了，但是。我出去，也像那巴夫拉戈尼亞人一樣的全副武裝，像他一樣的全金。兩邊發出怎樣的一陣吶喊呵！那些夷人也認識我；他們知道我的擋牌，徽章和羽纓。該尼達思，他們都將我比誰呀？

該 呃，還有誰呢？亞吉勒思，自然是；貝樓思與赤諦思之子，

自然是。你的盔是這樣的華麗，你的紫衣這樣的美，你的擋牌這樣的明亮。(二)

萊 我們接戰了。夷人先動手出了我的血，——只是他槍的一些擦傷，在我膝踝上頭；但是我的長矛穿通了他的擋牌，直刺進胸骨裏去。於是我趕上前去，用劍切下他的頭顱，帶了他的兵甲回來，那顆頭插在我的矛尖，滴血到我身上。

許 好不怕人，萊恩的科思，你講的是怎樣的可厭可怕的故事！有什麼姑娘，要看喜歡做這樣骯髒事情的男人，獨自和他喝酒或是睡覺呢？我要去了。

萊 呸，我加倍的給你錢。

許 不，沒有東西可以勸我和凶手去睡覺。

萊 不要害怕，我的人兒。那些都是在巴夫拉戈尼亞。我現在是

一個平和的人了。

許 不，你是汗穢了；矛上的夷人頭裏的血，滴在你的身上。我去擁抱而且親吻這樣的人麼？美的女神所不答應的。他不見得比削子手更好。

萊 我相信，倘若你看見我穿着甲冑，你一定要愛我了。

許 我告訴你，單聽見這些事情，也儘够使我不舒服而且害怕起來了。我看見那被殺者的鬼魂，那個可憐的軍官，和他劈開的頭。倘若我親見那件事情，血和尸體躺在那里，那將怎麼好呢？我相信，我必定死了；便是殺一隻小鷄子，我也不曾見過。

萊 這樣的胆怯麼，姑娘？這樣的懦弱麼？我以為你愛聽這些呢。

許 那麼，你去說給倫尼亞的女人們，或是達璠思的女兒們聽去。

，倘若你想用了那種故事討人喜歡。我將跑回到母親那里去，趁着此刻還有一點陽光。格蘭米思，去罷！再會了，最偉大的上校，不拘殺過多少人的凶手！（三）

萊 站住，姑娘站住！——啊，她去了！

該 呃，萊恩的科思，你用了你的點頭的羽纓和不可信的功業，把那老實的小東西嚇怕了。我見她的臉色轉白，正講着軍官的故事的時候；等到你將他的頭劈開，她的臉便都牽扯而且顫抖起來了。

萊 我以為這樣將使我更為中意呢。但是這也是你的不好；你首先提起那決鬪來。

該 我看你爲着什麼在那裏說大話，也只能附和着說。但是你說的那樣過火。割去那可憐的巴夫拉戈尼亞人的頭，也還罷了，你

什麼要插在矛上，并且使血流在你的身上呢？

萊 我承認那確也太過一點，其餘的本來倒還構造的頗好。現在你去，勸她仍舊回來罷。

該 我可以說你是撒謊，教她知道你仍是一個好人麼？

萊 啊，那是不行。

該 這是唯一的辦法。你選擇罷：一員偉大的戰將，而被嫌惡；或者是一個親供的撒謊的人，而——許姆尼思？

萊 壞還是最好；但我選擇許姆尼思。那麼，該尼達思，到她那里去，說是我撒謊，——有一部分。

(註一) 希臘人稱言語不同的外國人曰 *barbaroi*，本以形容其語聲之粗穢，並無野蠻之意，今姑以夷人當之。

(註二) 亞吉勒思為古史詩中一勇將，係貝樓思與赤諦思之子。

(註三) 神話中倫尼亞女人觸愛神之怒，爲其夫所棄，因狂怒盡殺
男性親屬以爲報復。達瑞思女五十人爲埃及五十兄弟所娶，達瑞
思不敵，僞計之，陰圖諸女於結婚時盡殺其夫。

路吉亞諾思(Lukianos)二世紀時敘利亞人，講學雅典，以希臘文
著作。其問答體諸篇最佳，具喜劇擬曲諷刺詩哲學問答諸種
分子。此篇係其娼女問答(*Hetairikoi dialogoi*)之一，原第十三，
別無篇名。古今相去千七百餘年，但人情沒有變化，讀古文
書，仍有現代文藝的趣味，所以譯他出來。我想古典之有生
命者，不以古而遂湮滅，正猶今典之無生命者不以今而得倖
存。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七日附記。

二 兵士

人物 珂赫理思 娼女

巴耳台尼思 女樂

珂 巴耳台尼思，哭着麼！什麼事呢？你的簫怎麼破的呢？

巴 啊啊。我被克洛加來的熱客所打了，那個愛多利亞的兵士；他看見了我在克洛加來那里奏樂，被他的敵手戈耳果斯所僱。他們正在喫飯的時候，他衝進來，摔碎了我的簫，掀翻了桌子，將酒碗都倒掉了。戈耳戈斯——那個鄉下人，你知道——他拉出食堂外去，拔着頭髮；他們裏邊的兩個人，提諾瑪呵思——我想他們這樣的叫他——和一個兵士，站著只是捶他。啊，珂赫理思，

我還不知道他會不會活呢；鼻子裏淌着許多血，他的臉都腫脹而且青黑了。

珂 那人瘋了呢？還是正發酒風呢？

巴 全是妬忌，——戀愛撒了野了。克洛加來討價兩泰倫多（值銀四千元），倘若提諾瑪珂思要她歸他一個人。他不答應，所以她把他關出，我聽說，不准他進去了。她便另外接了阿諾呢的戈耳戈斯，一個有錢的農夫，又是整齊的人；他們正在一同喝酒，她叫了我去吹簫。那時酒一巡一巡的過去，我正吹著一支呂提亞的曲調，那農夫站起身來跳舞，克洛加來拍着手，大家都很高興。忽然的聽見一種音响和叫聲，大門便嘩喇的倒下了，頃刻中奔進八個強大的漢子，那個畜生也在裡邊。立刻一切都搗亂了，戈耳戈斯倒在地下，我已經告訴你過，被捶而且被踢。克洛加來却逃脫

了，躲在間壁誦思比亞那里。提諾瑪呵思批我的嘴巴，說道，到鬼裏去！把破簫丟給我。我現在正跑去告訴我的主人。那農夫將去尋找城裏的幾個朋友，把那個畜生傳到警察署裏去。

珂 是呀，打傷和官司，——這是我們從軍隊得來的一切了。他們告訴你，他們都是上將和上校，但是到了付錢的時候，他們說，「呀，等到發餉的日子罷，那時我將得到餉銀，一切都弄清楚了。」我願他們都死了，他們和他們的大話。但是我不會同他們有過交涉，這是最好的辦法。給我一個漁人，一個舟夫或是農夫，不見得比我更好，少說好話却多給錢。那些搖擺著羽纓的言語之戰士，巴耳台尼思，他們是除了喧鬧更沒有別的了。

這篇也是娼女問答之一，原列第十五。海羅達思擬曲第二，

述娼家主人巴達洛思訴水手泰勒思劫娼女密耳達勒，大略近似。巴云，「我在這泰勒思手裏，受了多少苦惱，正如掉在瀝青裏的老鼠。我被打了，我家的門搗破了，我的門楣燒掉了——我却一年掙出四個斯達台耳（值銀三十元）做房租，老爺們。密耳達勒，前來，給大家看，不要害羞，只當你所見的那老爺們都是你的父親和兄弟們便好了。老爺們，請看他的柔嫩的身體，給那惡棍在拖她出去的時候，怎樣的都被抓破了。」他又對泰勒思說，「我想，你愛密耳達勒罷。那是不足為奇。我也愛麥。給我那個，你就得到這個了。否則，憑了上帝，倘若你胸中有情火燒著，將他的身價塞到巴達洛思的手裏來。那麼她是你的了，你可以去隨意的撞她了。」十月二十一日附記。

三 魔術

人物 美列多

巴吉斯 均娼女

美 巴吉斯，你認識那些老婆子麼？她們到處都很多，稱作諦撒利亞人的——她們有咒語，你知道，能够使一個男人與你相愛，無論他以前怎樣的恨你。你去，給我叫一個來，那纔是好人兒，我情願捨去我的身上的衣服，首飾和一切，要親見哈利諾思回來，使他恨西米該，正如他現在的恨我一般。

巴 美列多，你說的是哈利諾思跟了西米該去了麼，而且在他爲了你的緣故不肯娶那財主女兒，使他的親屬那樣發怒之後麼？她

本來可以給他帶五泰倫多（一萬餘元）過來，他們這樣的說。你先前告訴我的那些話，我還沒有忘記呢。

美 啊，現在這却都已完了。我在這五天裏，還不曾瞥到他一眼。不；他和西米該正同他的朋友般美納思大家享福哩。

巴 可憐的人兒！但這當然不是一件小事罷，會將他趕走了：這是爲的什麼呢？

美 我也不很清楚。我所能說的只是，他在那一天從比拉阿思回來，——他的父親差他去收帳目，——就連眼睛也不要看我了！我跑去迎接他，等着他抱我在他的懷裏，但是他却反把我推開！

〔到船主海摩諦摩思那里去，〕他說；「你去到缸瓦市看柱子上所寫的是什麼；你將在那里尋到你自己的名字，同着他的。」我說，「海摩諦摩思？柱子？你說的是什麼？」但是他不肯再說了；他走去睡覺，

不會吃飯，也不會看我一眼。我嘗試了一切：我將所有的撫愛給他，盡我的力量使他來看我。沒有東西能够使他回心：他只說，「倘若你再煩擾，我就立刻出去，不管現在是什麼時候。」

巴 但是，我想，你真認識海摩諦摩思麼？

美 呀，倘若我曾經聽到一個做船主的海摩諦摩思，我願我將來比現在還要困苦！——第二天早晨，在雞叫的時光，哈利諾思起身，於是出去了。我記住他所說的，什麼我的名字寫在鈕瓦市裏，所以我差亞吉思去一看；她所看見的便是這樣，正在雙扇門近旁，你進去時的右邊，用白粉寫着，美列多愛海摩諦摩思；畧低一點又寫道船主海摩諦摩思愛美列多。

巴 唉，惡作劇的孩子們！我知道了！一定有人寫了戲弄哈利諾思的，知道他是怎樣的妬忌。他却立刻相信了！倘若我在什麼地

方遇見他，我一定要對他說。他真是一個小孩子，全然沒有經緯的。

美 倘若你見到他，是呀；但是你未必會（看見他）。他同西米該躲藏起來了；他的親屬常來尋他，以爲他還在這裡。不，巴吉思，我要那樣的一個老婆子；她會把諸事都整理好的。

巴 那麼，知我道一個超等的道姑；她從叙利亞來，這樣的一個活潑強健的老東西！有一回法尼亞思也照樣的和我吵架，爲了毫不相干的事情，那時是她使我們兩人再和合的，在四整月之後；我已經把他絕望了，但她的符咒却牽了他回來。

美 她的報酬是怎樣呢？你還記得麼？

巴 啊，她是最公道的：一個特拉赫美（值銀四角）和一塊麵包。那時你自然應該供給她食鹽，硫黃，一支火把和七個銅錢。此外你

還要給她倒一碗酒，她獨自喝了；還要有屬於那男人的一點東西，他的外衣，或是一雙鞋子，一縷頭髮，或是什麼別的物件。

美 我有他的鞋子在這裡。

巴 她將這物件挂在釘上用硫黃熏起來，拿一撮鹽撒在火裏，咒念你們的名字。她于是拿出她的魔法輪，旋轉起來，紡出一種咒語，——這樣的粗厲的蠻語！她作法剛纔完了，那時候，很的確的，法尼亞思就進來了；福比思——那是他同住的姑娘——求他請他，叫他的朋友們也說這是羞恥，但是他抵不住符咒的力重。啊是呀，她還教我一個抵制福比思的妙法。我須去尋出她的足跡，把最後的一個抹去了，將我右脚放在她的左足印裏，左脚放在她的右邊，於是說道，「我的脚在你的脚上；我踏你倒了！」我都照著她所說的做了。

美 啊，巴吉思，好人兒，你快去，帶了那道姑來。亞吉思，你去預備麪包，硫黃思和別的東西。

這是娼女問答的第四篇，與諦阿克列多思牧歌第二相似，而較輕妙，蓋所言係外宅，所以沒有那樣的真摯而猛烈。文中魔法輪原云 *Rhombo* 陀螺之一種，如原始民族所用的牛鳴板，揮舞之作大聲。牧歌中云，「正如這青銅的輪之旋轉，他也將因了愛神的禁厭，這樣沒有安息的轉轉於我門外。我的魔法輪呵，牽引我所愛的人回我這里來。」又說，「兌耳菲思從他的外衣上落下這條花邊，我現在將他撕碎，投入凶殘的火燭裏。」這便是用硫黃熏鞋子的意思，想因了感應之力傷害衣物的主人。十月二十二日附記。

苦甜

希臘 朗戈思作

達夫尼思與陀耳康爭論自己的美，由赫洛謨公判，得勝者的賞品是赫洛謨的親吻。陀耳康先這樣說，

「我比達夫尼思更長，處女呵，而且我是牧牛人，他是牧羊人，所以我〔比他〕更好，正如牛比羊〔更好〕。我是乳一般白，〔頭髮〕是紅如待割的夏稻；乳哺我的是我的母親，不是野獸。但他是矮小，沒有胡鬚像女人一樣，烏黑像一隻狼；他看山羊，氣味多麼壞。他這樣的窮，不能養活一隻〔牧〕狗；倘若真如人們所說，母山羊給

他乳吃，那麼他也不能勝過一隻小山羊。」

陀耳康這樣說了，達夫尼思接着說道，

「山羊乳哺我，正如宙斯一般。我看山羊；但我養出山羊來比他的牛還要高大；我沒有氣味，好比那牧神，因為他是羊腳的。我有乾酪和烤過的麵包，還有白酒，田家的富美的食物。我沒有胡鬚，但提阿尼梭思也這樣；我是烏黑，但木水仙也這樣：提阿尼梭思要比山靈更好，木水仙也比百合更好。他是頭髮紅得像狐狸，拖著胡鬚像山羊，〔臉〕白像是城裏的女人。倘若你應當親吻，你可以親我的嘴，但和他只〔親著〕下巴上面的毛胡。而且不要忘記，處女呵，母羊乳哺了你，但你還是很美。」

一半因為聽了他的讚美，所以喜悅了，一半因為愛著達夫尼思，赫洛跳起來，給他親吻，質樸而且真率，但是使他的心發

燒了。陀耳康很苦痛的跑走了，去想別的戀愛的計畫，但是達夫尼思也變成憂鬱，仿佛不是親吻，却是被咬；他顫抖了，止不住他心的跳躍；他想看赫洛藹，看著的時候，他的臉又全紅了。直到現在，他不曾賞識她的金黃的頭髮，她的大大的眼睛，恰如牛眼，和她的臉色，比羊乳更白；他似乎初次纔有眼睛，以前都是瞎的。他也不拏食物到嘴裏去，除非被強迫了，纔嘗一點東西或者喝一口水。先前比蚱蜢尤為多話的達夫尼思，現在不作聲了；比山羊更其活潑的他，現在很遲鈍了。他不注意他的羊羣，他的編簫也放在一旁了。他的臉色，比夏天的草更青白了。他單和赫洛藹說話；離開了她，只有一個人的時候，他便獨自嘮叨的說。

「赫洛藹的親吻，使我怎樣的改變呵？她的嘴唇比薔薇花更軟，她的嘴比蜜房更甜，但是她的親吻却比蜜蜂的刺更利害。我也

曾和小羊親吻，和初生的羔兒以及陀耳康給我們的小牛。但這赫洛的親吻却是不同了。我喘息，我的心跳躍，我的靈魂融化了，但是還想與伊親吻。阿，凶的勝利，新的痛苦，他的名字我所不知道的。或者赫洛在親我之前，嗅了什麼毒藥麼？那麼，她爲甚麼不死呢？那夜鶯怎樣的歌唱，但是我的簫啞了；小羊怎樣的游嬉，但是我只坐著；花怎樣的盛開，但是我不編花鬢：地丁與木水仙開花了，但是我達夫尼思將憔悴死了。難道陀耳康將顯得比我更爲美偉麼？」

這樣，那最好的達夫尼思受苦而且訴說，因爲他初次嘗到了戀愛的苦勞和言語了。

朗戈思 (Longos) 的事跡無可考，只知道大約是四世紀時的人

罷了。他所著的一部達夫尼思與赫洛謨，是後世田園小說的始祖，正如諦阿克利多思之于牧歌。現在牧羊人與牧羊女的那種擬古的小說雖然已經不再流行了，但是在描寫田園生活的作品裏，一切的清新優美之氣，差不多仍然是從這源泉裏流出的。原書凡四卷，共一百四十餘節，現在所譯係第一卷十六至十八節，是全書中有名的處所之一，丹麥尼洛布 (Zygod) 教授在「親吻與其歷史」中說，「最初的親吻以後感情，曾記述在那古代的純樸而又極優雅的戀愛故事，達夫尼思與赫洛謨的裡邊」，所指便是這幾節。文中略有涉及神話故實的地方，今附註於左：

宙斯 (Zeus) 是希臘最大的神，幼時爲母羊所乳。達夫尼思與赫洛謨都是貴家的棄兒，亦受母羊乳哺，後爲牧人收養，所以文中說正如宙斯一般。

牧神(Pan)居山林中，角耳及兩足皆如羊，又有山靈(Satyron)形狀相似，但品位稍下，數亦衆多，不如牧神之只有一人。

提阿尼梭思(Dionysos)是一切生命之神，亦是酒神，狀如美少年。

「臉色比夏天的草更青白」，本出於古代女詩人薩普福(Sappho)有名的寄所愛的女的詩中。她的斷片中又有「苦甜」(Grykypikron)一個字，表示戀愛的苦勞，現在便拏來當作題目。「她的嘴比蜜房更甜」，在舊約雅歌裡也說「你的嘴唇滴蜜，好像蜂房滴蜜」；諦阿克利多思牧歌第一章說，「願你的美的嘴滿是蜜，滿是蜜房」，正是古代常用的文句。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五日記。

希臘小說斷片

暑假中想把希臘朗戈思著達夫尼斯與赫洛藹的故事四卷 (Longo's, Logoi tettares kata Daphnin kai kata Khloen) 譯出，雖然已經動手，因為別的事情，譯了幾節終於中止了。今日拏出書來閒讀，覺得仍是很有趣味，從原稿上摘出一二段，又新譯小話兩首，一併發表，聊以表示我對於這晉代的牧歌小說的愛重之意而已。十三年十月二十六日。

一 引子

在勒色波思游獵，我在神女林中見到一個絕妙的事物，——
敘事的圖畫，戀愛的故事。

這樹林也很美麗，多樹木，有花，富于水泉。一個源泉灌溉一切，那些花以及樹木。但是這圖畫更爲好看，有美妙的藝術與結構；因此有許多外方人聞名而來，有些來拜神女，有些來看圖畫。圖上畫出女人生產嬰孩，別的給小孩著襁褓，有嬰兒被棄，母羊哺乳，牧人收養他們，有青年男女互易誓約，有強盜的攻襲與敵人的侵入。

我正觀賞那些戀愛的畫景的時候，忽然想到想把這圖畫變成文字。于是我找到了一個講釋的人，寫成四卷書，當作獻給愛神，神女們，以及牧神的供品，送給大家的娛樂，使病人得愈，愁人得慰安，使愛過的人回憶過去，未曾愛過的會知道愛。因爲沒有人會能或將能逃避愛神，假使美長存在，目能看見。願神給我清明的心，去敘述人家的戀愛。

二 愛神

二人問這愛神是什麼東西，是小孩，還是鳥呢？他有什麼本領！菲勒達思答說，愛神乃是神，年輕，美麗而有翼，他所愛是年少，所追求是美，所司是副翼人心。他的本領就是宙斯大神也不能及。他統御元行，統御星辰，以及同類的神，比你們管理羊羣還要自在。這些花都是愛的工作，這些草也都是他的手跡。水山他而流，風由他而吹。我曾見公牛懷春而嗚吼，如爲牛虻所螫，又見山羊愛其偶，到處跟着她走。我以前年少，曾愛亞瑪呂利思；我不想吃，也不想飲，並不想睡覺；我的精神苦悶，我的心跳躍，我的全身寒顫。我呼號如被毆打，口噤如死，我投身川中，如被燒灼。我呼牧神救我，憑了他對於比都思之愛。我感謝神女藹珂(Erko)，義云反響，承她回呼亞瑪呂利思的名字。我撞碎我

的編簫，因為他能感召我的牛羣，不能招回我的情人。沒有藥可以醫治相思，沒有九劑，也沒有符咒，除了親吻與擁抱。(第二卷七節)

三 編簫

拉蒙告訴他們道，這簫本來不是樂器，但是一個名叫簫(Sis)的處女，美貌而且有美音。她牧羊，同神女們遊戲，美妙地唱歌同現在一樣。有一天她正在牧羊，遊戲而且唱歌，牧神前去求婚，允許她這年母羊都產雙羔。但她嘲弄他的愛情，說她不願有一個又不是羊又不是人的情人。牧神追趕迫脅她，她逃避他的迫脅，直至後來逃得困憊了，她蹲在蘆葦叢中，沒入沼裡不見了。牧神怒攬蘆葦，却沒有找到她；他隨即猜著她的運命，遂發明了編簫，采幾枝長短不等的蘆管，用蠟封住，因為他們的戀愛也是

不等。於是以前的美麗處女現在成爲好聽的簫，還叫著她的名字。
（第二卷三四節）

四 反響

神女有好幾種，榛樹神女，槲樹神女，沼澤神女等，都美麗而且有美音。蒲珂是一個神女的女兒，是人間世的少女，因爲父親是凡人，但她美麗如她的母親。她被育于神女，受教于文藝女神，學習吹簫管，彈箜篌立琴，以及唱歌。她到了處女之花的時期，她同神女們跳舞同文藝女神們唱歌，但她愛惜童貞，逃避男子，不論神人。牧神妬忌她的美音，又恨她的孤傲，使那些山羊綿羊的牧人忽發風狂，他們像獵狗或狼一樣把她撕碎，四肢還是歌唱著——分投各處。地母因爲愛神女們，把肢體都隱埋了，保留著那美音，又因文藝女神們的好意，仍使發出聲音，模仿一切

神人鳥獸樂器之聲，正如她生前一樣。她並且模仿牧神吹簫的聲音。他聽了急忙跳起，在山上追尋，這回並不為戀愛，只是想知道這不現形的學舌的人究竟是誰。（第三卷二三節）

雜譯希臘古詩二十一首

一 美勒亞格羅思作

To skuphos hedu gegethe — Melagros

酒杯喜孜孜地，說他親了那深情的
什諾裴拉的多話的嘴了。

幸哉！願得她的唇靠著我的唇，
她將一口氣吸盡了我裏邊的靈魂。

二 柏拉圖作

Ten psukhen Agathoua — Platon

我親阿伽宋的時候，睜住靈魂在我的唇邊，

因爲牠上來了，可憐的，仿佛是要出去的樣子。

三 阿伽諦亞思作

Timi men ou philooinos — Agathias

我不是酒徒，但如你願我醉，
你先嘗了拏來，我就飲了；

因你如用唇觸酒，便使人家不容易
清醒著，或逃避這甜美的行酒者；
因那杯從你帶了親吻來了，
告訴我他所受的恩惠。

四 諾西思作

Hadion ouden erotos — Nossis

沒有比愛更甜的東西，一切美味都是其次；

——就是蜜我也從嘴裏吐出了。

諾西思這樣說，凡不爲愛神所愛的
不知道她的花是怎樣的薔薇。

五 比亞諾耳作

Iloutos ho meden ho lios — Bianor

這個無用的，庸碌的，又是一個奴隸的人，
這人爲人所愛，是別人的靈魂的主人。

六 瑪耳古思作

Isias bedupneuste — Markos

香氣息的伊西亞思，即使睡得十分地香甜，
請你醒來，拿這花鬘在你的玉手裏，
這現在開著，到了天明你將見牠

萎謝了——你的青春的象徵。

七 阿思克勒披亞台思作

Pheidei parthenies — Asklepiades

你保藏你的童貞，又怎樣呢？因為到了冥土，
女郎，你將更找不到一個情人。

在活人才有愛神的歡樂；但在苦河那邊，
姑娘，我們睡着只是白骨與塵土了。

八 無名氏作

To rhodon aknazei — Adespoton

薔薇花盛開只是暫時，
過後去尋訪，不見薔薇只有刺了。

九 斯忒拉多作

El men geruskei — straton

美如會老，那麼及時分享了罷；

如若永存，又爲甚怕給予那存留的東西呢？

十 無名氏作

Me mura me stephanous — Adespoton

勿獻香花於我的石墳上，

也勿燒火：耗費都是空的。

你如有意，請在生時惠我；用酒澆我的灰

只做成一團爛泥，死者是不復飲酒了。

十一 無名氏作

Pine kai euphrainou — Adespoton

且飲酒，且快活，因爲明天怎樣將來怎樣

沒有人知道。不要奔跑，不要辛勞；
請盡力地給罷，分享罷，吃罷，想現世罷。
活著不活著沒有什麼分別。
人生都是如此，只是機運罷了：
你如先得了，這便是你的；
你如死了，都是別人的，你就沒有分了。

十二 阿思克勒披亞台思作

Homologes hexein — Asklepiades

有名的尼珂答應說夜裏來，
還憑著莊嚴的制禮女神立下了誓。
她沒有來，查夜的也已過去了，難道
她是扯謊麼？——小子，吹熄了燈罷！

十三 美勒亞格羅思作

Nux hiere kai iuxne — Meleagros

神聖的夜與燈呵，我們不憑了別人，

只以你們兩個爲盟約的証人；

他說他將愛我，我說我永不離他，

我們立誓，你們就作兩邊的中保。

現在他說這盟約是寫在水上，

而且你，燈呵，照見他在別人的懷裏。

十四 前人作

Keimai lax epibaine — Meleagros

我睡倒了，請用脚踏我的頸罷，凶神。

我認識你，憑了衆神，你是沈重不可坦受的，

我又認識你的火箭；但是擲你的火把在我心上，
你再也點牠不著；因為這已全是灰燼了。

十五 無名氏作

Hoplizen Kupri toxa — Adespoton

愛神呵，拏你的弓，請慢慢去尋別的靶子罷，
因為我實在再沒有受傷的地方了。

十六 美勒亞格羅思作

Ten perineklhomenen — Meleagros

你如屢次燒這飛繞的靈魂，她將逃走了，
愛呵。因為她，你忍心的人，也是有翼的。

案此係咏飛蛾繞燭者，希臘稱靈魂與蛾蝶皆云 *Psiche*，詩意雙關。

十七 地阿尼修思作

He ta rhoda Rhodoessan — Dionusius

拿薔薇的，你同薔薇一樣的美；但你賣的是什麼？
你自己，你的薔薇，還是兩樣呢？

十八 遏拉多斯典納思作

Oinopotus Xenophon — Pratossthenes

酒徒克什諾芬獻這空瓶給你，酒神啊；
請你惠收罷，因為他別無所有了。

十九 路吉留斯作

Eisiden Antinokhos — Lukillius

孟騎瞧見了仲弼的靠枕之後，
仲弼就不再瞧見那個靠枕了。

二十 前人作

Hermogene ton iatron idon.

帝顯在夢中見了神生大夫，
他不再醒來，身上雖然佩著護符。

二一 尼加耳呵思作

Kheirougon esphaxen — Nikarkhos

伯萃行手術，把子愈弄死了，
「可憐人」，他說，「活著倒要躑腳了。」

附記

以上十八首係去年五六月中所譯，末三首從十一月的語絲第二期
希臘諷刺小詩中選取。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日記。

散文小詩

法國波特來耳作

一 外方人

告訴我，你謎的人，你最愛誰？你的父親，你的母親，你的姊妹，你的兄弟麼？

「我沒有父親，沒有母親，也沒有姊妹，也沒有兄弟。」
那麼你的朋友呢？

「你用這一個字，直到現在，在我是無意義。」
你的祖國呢？

「我不知道牠所在的緯度。」

那麼美呢？

「我很願愛她，那不死的女神——！」

黃金呢？

「我憎恨他如你們憎恨你們的神。」

那麼，奇異的游子，你愛什麼呢？

「我愛那雲，——那過去的雲，——那邊，那神異的雲。」

二 狗與瓶

一來，我的美狗；來，小旺旺，嗅這在市上優等香店裡買來的上好的香水。」

於是那狗，搖著尾巴——這是一種記號，那可憐的東西替代

大笑或微笑的——走近前來，好奇的將他的濕鼻子放在開口的瓶上；但他突然驚惶的退後，埋怨似的向着我低嗶。

「唉，可憐的畜生，倘我給你一塊排泄物，你會歡歡喜喜的嗅，或者吞嚥了。這樣便是你，我的不幸生活的不肖的伴侶，也正如民衆一般；決不可給與微妙的香，這反要激怒他們，除了隨時檢集的污穢。」

三 頭髮裏的世界

讓我很久很久的呼吸你頭髮裏的氣息，讓我將全面龐沈到底裏去，如口渴的人在泉水中，讓我用我的手來揮動牠如一條薰香的手巾，將記憶揮散在空氣裏。

你倘能知道我在你頭髮裏的一切所見，一切所感覺，一切所

領會呵！我的靈魂在香氣之上旅行，正如別人的靈魂在音樂之上。

從你的頭髮升起一個圓滿的夢，充塞着帆與檣；牠容納大海，在這上面，貿易風送我向優美的國土，在那里天空更藍而深，大氣被果實樹葉和人所薰香了。

在你的頭髮的大洋裏，我見一海港，低唱着憂鬱的歌，用了各民族的強壯的人們和各種形狀的船舶，在垂着永久之熱的巨大的天空上，彫鏤他們的微妙細巧的建築。

在你的頭髮的愛撫裡，我又感到那久坐胡床的倦怠，在大船的船室裡，爲海港的不覺得的波動所搖蕩，在充滿花朵的瓶盎和清心的噴泉的中間。

在你的頭髮的熾熱的分披裏，我呼吸那夾着阿片和糖和菸草的氣息；在你的頭髮的夜裏，我看見熱帶的天的無窮的照耀；在

你的頭髮的茸毳似的岸邊，我因為柏油麝香和科科油混雜的氣息而沈醉了。

讓我久久的咬你濃厚的黑頭髮。我在蓄你彈力的反逆的頭髮時，這似乎我正在喫記憶。

四 窮人的眼

唉！你要知道我今天何以恨你。在你要理解這，或者比我說給你聽，更不容易了；因為你是，我想，在世上所能尋到的女性的隔閡的最美的標本。

我們一同過了一個長日子，——而在我却還是覺得很短！我們互相應許，我們當想同一的思想，我們的兩個靈魂當成爲一個靈魂；——一個夢，並沒有什麼新奇，不過人人都夢見，却沒有

人實驗過。

在晚間你有點倦了；你坐下在一條新街的角上咖啡店的外邊，雖然還在石灰塗飾，已經顯示牠的未曾完成的華美了。那咖啡店輝煌了。那煤氣燈自己便發出新開張的所有的熱力，用了牠的全力照著牆壁的眩目的白鏡上的閃爍的玻璃片，簷下與柱上窪形裝飾的貼金，肥面頰的侍者用力拉住了帶索的狗，貴婦人們笑那屈著站在腕上的鷹，仙女與女神頭上頂著果物包子與野味，許多赫貝與伽尼美台（二）伸長臂膊，拏甜酒的小瓶與雜色的冰塔；歷史與神話的全體合併起來，造成一個饕餮者的樂園。

（註一）神話中的司酒的男女。

正對著我們，在街道中間，站著一個人，大約四十歲年紀，有著困倦的臉與灰色的鬚，一手攬著一個孩子，別一隻手抱著一

個還不能走的孱弱的小孩。他是替代保母的職務，帶了他的小孩們，來給受用夜間的空氣。他們都穿著破衣。三個臉都非常嚴肅，六隻眼瞪視著新咖啡店，一樣的驚奇，但應了年紀現出不同的印象。

那父親的眼睛說道，「這多少美，這多少美呵！人家幾乎要想，所有窮人們的金子都走到這屋裏去了。」小孩的眼睛說道，「這多少美，這多少美呵！但這屋裏，只有不是像我們這樣的人，纔能進去的。」至於那最小的小孩的眼睛，牠們是太入迷了，除了蠢笨而深厚的喜悅以外，沒有別表示了。

詩人說，快樂使魂美善，使心柔和。這詩人是對的，總之這晚上在我正是這樣。我不但被這眼的家族所感動，我還覺得慚愧了，對於我的許多的酒杯和酒瓶，多於我們的渴。我回過來看你，

可愛的，我希望能夠在你裏面讀出我自己的思想：我深深的看進你的眼睛去，這樣的美而且異樣的甜的，你的碧眼，在那里是浮動所主宰而且醉於月光者；你對我說，「這些人真有點討厭，張著那麼瞪視的大眼睛！你不能叫侍者長吩咐他們走開去麼？」

互相理解是這樣的難，我的愛人，而且思想是這樣的不能傳達，——即使在互相愛戀的人們的中間！

五 你醉

人要永遠醉：就是這個。這是智慧的 A 與 O；這是人生唯一的問題。倘你要不感到「時」的可怕的負擔攔在你肩上，壓你到地上，你要永遠醉——不要放下。

然而以什麼醉呢？以酒，以詩，或以德，全如你所願：但只

是醉。

倘你有一時——在宮殿的階上，在濠溝的綠岸上，在你自己的房的荒涼的孤獨裏，倘你將醒來；倘醉意已經微弱，倘牠全然消失了——：那就去問風，或浪，或星，或鳥，或報時鐘，問一切飛者，或歎息者，或旋轉者，或歌者，或說者，問是什麼時候了；於是那風，浪，星，鳥，鐘，他們會答你說：「這是醉的時候！要醉，倘你要不爲『時』的犧牲的奴隸；要不斷的醉！以酒，以詩，或以德，全如你所願——你醉！」

六 窗

從開着的窗看進去的人，決不比看那合着的窗的人所見之多。世上再沒有東西更深奧，更神祕，更豐饒，更幽暗，或更眩目，

過於燭光所照的窗了。你在日光中所能見的，常不及在窗玻璃後所演了的更有趣。在那個黑暗或光明的孔中，人生活着，人生夢着，人生辛苦着。

橫過了屋山的波浪，我能見一個中年的女人，臉皺，窮苦，她常靠着一件東西，她不會外出。從她的臉，從她的服裝，從她的姿態，從幾乎無物，我出這女人的歷史，或者不如說是她的故事來，我有時帶着眼淚將牠對自己覆述。

倘若這是一個窮苦的老人，我能一樣容易的造出他的故事。於是我睡倒了，自己滿足我已經生活過，辛苦過了，在他人的身上。

或者你將對我說，「你相信這是真的故事麼？」這有什麼關係，在我以外的任何實相有什麼關係呢，倘若他幫助我生活，覺得，我

在，和我是什麼？

七 月的恩惠

月——她是浮動的本身——當你睡在你的搖籃裏的時候，從窗門窺望進來，自己說，「這孩子很中我意。」

她軟步走下了雲的梯子，毫無聲息的穿過窗門的玻璃。於是她帶了母親的柔軟的溫和，俯伏在你的上面，將她的顏色留在你臉上。因此你的瞳人成爲碧綠，你的兩頰異常的青白了。因此你看著這來訪者的時候，你的眼這樣意外的張大了；她又這樣柔和的用兩臂來擁抱你的頸子，所以你以後便永遠易於落淚了。

在她的喜悅的漲滿裏，月充滿了全屋，正如一種燐光的空氣，正如一種明亮的毒：這一切的活的光輝想而且說：「你將永遠

受我的親吻的影響。你將美，如我之美。你將愛一切，我所愛的，與我所被愛的：水與雲，夜與沈默；廣大的綠海；無形與多形的水；你永不會到的地方；你永不會知道的情人；怪異的花，酩酊的香氣；昏眩似的躺在風琴上，用了甜美的沙聲如女人一般啜泣的貓！

而且你將為愛我者所愛，為媚我者所媚。你將為他們的女王，——有碧眼的，他們的頸子在我夜的愛撫裏被我所擁抱的，那些愛海，愛廣大狂暴的碧海，無形與多形的水，他們不到的土地，他們不知道的女人，邪香的花如不知的教儀的香烟者，亂人意志的香味，以及為他們自己愚行之象徵的凶野而放佚的野獸的人們的女王！」

便為這緣故，被詛而且被愛的驕養的孩子，我所以睡在你的

脚下，想在你那里尋到那可畏的女神的影象，——那前知的神母與一切的「月光病者」的毒的乳母。

(註一)古人相信風狂的人係爲月光所中，病的作報與月的盈虧有關，故稱 Lunaticus，希臘語云 Soleniazoumenos 亦是此意。

八 海港

海港是一個倦於人生的狂暴的人的愉快的住處。天的豐滿的深，雲的流行的建築，海的多變的色采，燈臺的火閃爍，——造成一個分光景象，神異的適合於娛目而不使困倦。船舶的苗條的形體，帶着複雜的帆繩，波浪使他們諧和的動搖，足以保養那喜歡諧調與美的趣味。而且此上又有一種神秘的貴族的悅樂，給那已經沒有好奇與野心的人，去蹲在望樓上，或用肘彎支着防浪

堤，觀察那作爲與舉動的一切：那些去的，和那些來的，那些還有意志之力——去旅行的——想獲利的。

波特來耳 (Ch. Baudelaire 1821—1867) 於一八五七年發表詩集惡之華，在近代文學史上造成一個新時代。他用同時候的高蹈派的精鍊的形式，寫他幻滅的靈魂的真實經驗，這便足以代表現代人的新的心情。他於詩中充滿了一切他自己的性格的陰影，哲學的苦味，和絕望的沈痛。他的幻景是黑而可怖的。他的著作的大部分頗不適合於少年與蒙昧者的誦讀，但是明智的讀者却能從這詩裏得到真正希有的力量。他又有散文小詩一卷五十章，原名巴黎之憂鬱，也是同類的精湛的文字，現代散文詩的流行，實在可以說是他的影響。現在據英

因西蒙士諸人的譯本，併參考德人勃隆譯全集本，譯出八章。
九二一年十二月三十日附記。

田園詩六章

法國 果爾蒙 作

一 毛髮

西蒙尼，在你毛髮的林裏，
有一個大神秘。

你有稻草的氣味，

你有獸類睡過的石頭的氣味；

你有熟皮的氣味，

你有剛纔簸過的小麥的氣味；

你有木材的氣味，
你有早上拿來的麵包的氣味；
你有沿著荒廢的土牆
開着的花的氣味，
你有木莓的氣味，
你有被雨洗過的長春藤的氣味；
你有傍晚收割的
燈心草和羊齒的氣味；
你有冬青的氣味，你有莓苔的氣味，
你有在籬笆蔭下結了種子
枯黃了的草的氣味；
你有蕁麻金雀兒的氣味；

你有苜蓿的氣味，你有牛乳的氣味，
你有茴香的氣味，
你有核桃的氣味；
你有很成熟了摘下的果子氣味；
你有花葉茂盛的時候的
楊柳和菩提樹的氣味；
你有蜜的氣味，你有生的氣味
在原野上走著的時候；
你有地與河的氣味，
你有愛的氣味，你有火的氣味。

西蒙尼 在你的毛髮的林裏，
有一個大神秘。

二 冬青

西蒙尼，太陽在冬青的葉上笑著，
四月回來和我們來游嬉了。

在他肩上擱著各種的花籃，
他將花給與山查，給與栗樹，又給與楊柳；

他在野草的中間一朶一朶撒下花去，
在小河的岸邊，在池塘與溝渠的岸邊；

他為水留下木水仙，為樹林留下石楠花，
在那些籠罩著枝條的地方，

他撒地丁到木莓的樹蔭下，
他的赤裸的脚勇猛的隱蔽他們，推他們進去。

他將雛菊給與一切田野，
又給帶著小鈴的頂圈的櫻草。

在樹林裏沿著清涼的小路
他落下了白頭翁與鈴蘭。

他種下燕子花在人家的屋上，
又在我們的園裏，西蒙尼，那個愉快的園裏，
他將散布鴿子花與三色地丁，
風信子，和丁香的好好的香味。

三 雪

西蒙尼，雪同你的頸頸一樣的白，
西蒙尼，雪同你的膝踝一樣的白。

西蒙尼，你的手同雪一樣的冷，
西蒙尼，你的心同雪一樣的冷。

融雪要心的親吻，
融你的心要離別的親吻。

雪是悲哀似的在松樹的枝上，
你的前額是悲哀似的在黑髮的影裏。

西蒙尼，你的妹子雪是睡在院子裏。

西蒙尼你是我的雪，——是我的情人。

四 死葉

西蒙尼，我們往樹林裏去罷；葉正落下了；
我們遮蓋了青苔，石頭和小路了。

西蒙尼，你愛死葉上的步聲麼？

他們有這樣柔和的色彩，這樣暗淡的渲染，

他們是這樣孱弱的地上的游子。

西蒙尼，你愛死葉上的步聲麼？

他們對著曙光這樣悲哀的看；

他們這樣悽惻的哭，在風來撒散他們的時候。

西蒙尼，你愛死葉上的步聲麼？

被踏碎在脚下的時候，他們鬼魂一般的哀哭，

他們做出翅子的聲音，或是女人衣服的聲音。

西蒙尼你愛死葉上步聲麼？

來呵，有時我們也將成了可憐的死葉。

來呵，夜已經下來了，風吹我們去了。

西蒙尼，你愛死葉上的步聲麼？

五 河

西蒙尼，河正唱著質樸的歌，
來呵，我們往燈心草與骨蓬的中間去罷；
是中午了：人們離開他們的犁了，
我呢，我將看你的素足在清冷的水裏。

河是魚與花的母親，

樹木與鳥，香味與色彩的母親；

她將水給鳥喝，

那些吃了米穀將飛到遠方去的鳥；

她將水給綠肚皮的青蠅喝；

給那船奴似的划著的水蜘蛛喝；

河是魚的母親：她給他們

昆蟲與草，空氣與阿屯；

她給他們戀愛；她給他們翅子，
可以跟隨雌魚的影到世界的邊境。

河是花的母親，虹的母親，

一切用水和太陽造成的東西的母親。

河養育鐘花與牧草，

有蜜的香氣的翠菊，

又養育有鳥的茸毛似的柔軟的葉的毛蕊草；

她養育小麥苜蓿和蘆葦；

她養育苧麻與亞麻，

她養育燕麥大麥和蕎麥；

她養育裸麥河柳和蘋果樹；

她養育楊柳與大的白楊。

河是樹林的母親：那美麗的櫟樹

從河床裏吸取他們血管裏的清水。

河孕育天空：雨落下來的時候，

這便是升到天上又復下降的河水。

河是很壯盛而且很清淨的母親，

河是一切自然的母親。

西蒙尼，河正唱著質樸的歌，

來呵，我們往燈心草與骨蓬的中間去罷；

是中午了：人們離開了他的犁了，

我呢，我將看你的素足在清冷的水裏。

六 果樹園

西蒙尼，往果樹園去罷，
拿了柳條的籃。

進果樹園去的時候，

我們告訴蘋果樹罷：

現在是蘋果的時節。

往果樹園去罷，西蒙尼，
往果樹園去罷。

蘋果樹上滿是黃蜂，

因為蘋果都熟透了：

在蘋果樹的周圍，
有一大陣嗚嗚的叫聲。

蘋果樹上滿是蘋果，

往果樹園去罷，西蒙尼，

往果樹園去罷。

我們將摘紅的蘋果，

摘鴿子蘋果與青蘋果，

還有畧畧熟爛的

做蘋果酒用的蘋果。

現在是蘋果的時節，

往果樹園去罷，西蒙尼，

往果樹園去罷。

你的兩手和衣服上，
都滲透了蘋果的香味罷；

你的頭髮裏也充滿了
秋天的優美的香氣罷。

蘋果樹上滿是蘋果，
往果樹園去罷，西蒙尼
往果樹園去罷。

西蒙尼，你是我的果樹園，
你是我的蘋果樹；

西蒙尼，趕去那黃蜂，
從你的心裏和我的果樹園裏。
現在是蘋果的時節，

往果樹園去罷，西蒙尼，
往果樹園去罷。

附記

果爾蒙 (Remy de Gourmont 1858-1915) 著有詩文小說甚多，盧森堡之一夜有鄭伯奇君的漢譯。這幾篇田園詩係西蒙尼中的一部分，據 Amy Lowell 著法國大詩人及掘口大學譯詩集昨日之花中所載譯出，存其大意而已。

法國的俳諧詩二十七首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九日讀賣新聞上有岡野薰的一篇俳諧與法國詩人們，說有保朗等十人從詩人古修研究日本俳句，共作俳諧體三句詩，併譯出十首附在後面。一九二一年十一月與謝野寬在明星第一期上介紹法國的俳諧詩，略附說明道，「法國詩壇受了俳句的暗示，作三行的俳諧詩(Haikai)，始於古修，已經是十七八年前的事情了。這一派青年詩人在最近的大戰去出征，併且作俳諧詩。這個真正的「無說明之詩」(Poésie sans explication)，據說是甚適於表現戰地的一剎那的感興。其中也有死在戰爭裏的人。這俳諧派雖然人數還少，却已確

在法國詩壇的一隅有了基礎。其作品出現在於諸雜誌，詩集已有幾冊出來了。……

他們詩雖然稱作俳諧，在形式上相似的地方，是以三行組成，但未必用五七五的字數。其內容與語數相比例，大抵也較俳句更爲複雜，無寧近於短歌。感情的暗示的地方，很與俳句相像。俳句有季節的限制這一件事，他們是不知呢，還是知道而故意的不顧的，都未可知。」

現在便就兩家所譯的俳諧詩，重譯出來，共十人二十七首。一九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附記。

約翰保朗二首

一

誰呢，笑著和你說話？

木，小河的水，
和兩三朵的花。

二

北邊的空中是烟，
東邊的空中是胡蝶；
真是輕浮的風呵！

勒納莫勃朗六首

三

我願見那個女人，
也願見伊的訂婚的人。

但是兩人一同來時呢？……

四

幾個朋友死去了，
我的心漸漸和他們疏遠了。
請原諒罷！

五

勃勒泰尼的夜，
不知什麼地方，過去了，消滅了，——
木靴的音響和古時的歌聲。

六

昏暗的晚間。
只有一個星光，——

有水在什麼地方罷。

七

晚霞的純紅的雲，
在蔚藍的天空的洞窟裏，
細細的初月的影。

八

靠著窗戶，
燈光照著的臉龐，
月光正落在髮上。

亞爾倍耳彭桑一首

九

板凳是被露水濕了，
石凳是冰冷了，——
秋天的幽會。

莫列思戈朋一首

十

海的上面是
野鴨的羣，——
片雲造成的陰影。

保羅藹呂耶爾二首

十一

不唱歌的妻，
黑的衣服，灰色的人家，
「愛」出去了了的晚間。

十二

新漆的柵欄，
青的樹是薔薇，——
哪，這是我的時節了。

約翰布耳敦二首

十三

在馬的鼻子前面，
交飛的燕子，……

切風的剪刀。

十四

在水上觸著了，又分離了，
枯的薔薇的花束，
撕碎了的信札。

約翰·查勃洛克五首

十五

半夜裏醒了，
月光正濕著道路。

我真想旅行呵。

十六

窗上是夜，
野上路上也是夜了，
燈火和我却是孤獨。

十七

鄉村的寒夜，
地爐裏是紅的餘火，
朋友都遙遠了。

十八

晚風吹著，
遲歸的烏鴉，
啼著急飛的烏鴉。

十九

開著的市門，
顯露出剪齊的黃楊木的短籬，
——
柔軟的冬天的雨。

彼得亞爾倍耳比羅一首

二十

在挺直的綫路上，
火車橫渡了六月走著。
籬罌粟排著隊伍呢。

喬治撒比隆一首

二一

沒有一點皺紋的水窪，
飲水的母鷄，
用嘴掬著自己的影。

儒理安伏克斯一首

二二

陶醉之後，暗黑的半夜，
二人不能不想到了，
我們小孩們的失望。

保羅路易古修五首

二三

瓦瓶的中間，
一枝粗糙的紙花，……
鄉村的舊敎寺院。

二四

沈靜的夜半，
乾涸的河與古舊的塔，
想起他們往昔的盛時。

二五

寂寥的陰天底下，
帶灰色的青綠的
古的運河。

二六

燈心草也睡了的日子，

我很愉快的

爽在正午的日光底下。

二七

在船的旁邊，

我爬著倒挂下去，——

那個蜻蜓，你於我要求什麼呢？

雜譯詩二十五首

這幾年裏讀書的時候，看見有些詩歌頗有趣味，便將他們譯出，到現在總結起來共得二十五首。我選譯這些詩歌，只因為他們的思想美妙，趣味普遍，而且也還比較的可以翻譯，並非說詩歌中只有這幾篇算最好。又這二十五首的種類及思想也很不一律，所以我特地標明是雜譯詩。一九二二年九月三十日記。

一 囚人

列武伐(Litke)民歌

在那綠的綠的樹林裏，

有一所陰暗的牢獄。

在那牢獄裏面，

關着一個小小的小兄弟。

他在那里永不會知道，

冬天來了呢，還是春天？

他又看不見光明的太陽，——

初升的，或是下降的太陽。

我願將這金環放在牆上，

或者可以在那里做一個窗門，

或者可以在那里做一個窗門，

使那兄弟能夠看見太陽。

我將放上一片白雪，

使他能够知道冰凍的冬天；
我將在牆上放上許多鮮花，
使他知道夏天已經到了。

這首詩據同勃羅夫斯奇 (A. Dombrowski) 的世界語譯本，從柴孟訶夫 (L. Zamenhof) 所編的模範文選譯出。

二 赤楊樹

波蘭民歌

「赤楊樹，赤楊樹！美麗的赤楊樹！

你爲什麼這樣悲戚？

莫不是那老而且白的冰凍，使你的汁僵了；還是惡風吹你呢？
或者是那小河，他從你的柔嫩的根上洗去了泥土麼？」

赤楊說道，阿里伽姊，老而且白的冰凍，以及那風與小河，

都不傷害著我。

但從遠的地方來了韃靼，折斷我的枝條，點起大的火堆；踏倒我的周圍的草，那美麗的綠草。

他們生過火的地方，草便永遠不生了。

他們騎馬走過稻田的時候，稻便都像秋天的殘株了。

他們的馬徒涉過小河的地方，沒有野獸來飲水了。

他們的箭射着的地方，要到墳墓裏去了，傷痕纔能再愈合。」

據勃蘭兌思 (G. Brandes) 著波蘭十九世紀文學論中所引。

三 牧歌

波思尼亞民歌

阿！美麗的小姑娘，

你爲甚見了我就躲過了呢？

你不要隱藏了你的眼睛；

我還可以認識你，

因了你的綿羊。

你的綿羊是白的，

白地裏帶記號的。

阿！美麗的小姑娘，

你不要隱藏了你的眼睛；

我還可以認識你，

因了你的小羊。

你的小羊是白的，

白地裏帶記號的。

阿！美麗的小姑娘，
你不要隱藏了你的眼睛；
我還可以認識你，
因了你白的手巾。
你的白手巾是
用紫線刺繡的。

阿！美麗的小姑娘，
你不要隱藏了你的眼睛；
我還可以認識你，
因了你刺繡的長袍。
你的長袍是刺繡的，
用金釧做裝飾。

阿！美麗的小姑娘，
你不要隱藏了你的眼睛；
我還可以認識你，
因了你高的身材，
又細又高，
像一株綠的椴樹。

阿！美麗的小姑娘，
你不要隱藏了你的眼睛；
我還可以認識你，
因了你白的面龐，——
你的臉是白的，
白上帶紅。

我將揭去你的手巾，
對看你的黑的眼睛，
接吻在你白的面龐。

英國摩非爾 (W. R. Morfill) 著古代斯拉夫文學史第六章引

波戈魯勃 (Bogolub) 編的塞爾比亞民歌集。

四 雲雀

捷克 (Cech) 民歌

一個女孩兒在主人的園裏。

拔苧麻裏的野草，

一隻雲雀問她，

她爲甚這樣悲戚呢？

「我怎能高興呢？」

小小的小雲雀。

他們捉了我的愛人，
到一座石頭城裏去了。

我若是有一管筆，

我將寫一封信，——

你可愛的小雲雀，

給我飛着帶了去。

我沒有紙筆，

不然我將寫一封信，

你可愛的小雲雀，

給我飛着帶了去。

我沒有紙筆，

不然我將寫一封信。

現在你去，唱歌問訊我的愛人，

告訴他說，我是悲傷死了。」

洛倫支 (F. Lorenc) 世界語譯本，在模範文選中無第四節，今據古代斯拉夫文學史第八章所引補入。

以下四章(四至七)是皇后村古寫本的一部分。一八一七年漢凱 (Hanka) 在皇后村禮拜堂所得，共十二紙，是十三世紀時的抄本。

五 薔薇

捷克民歌

你薔薇，你紅薔薇，

你爲甚這樣早開？

開了，又爲甚被霜打呢？

霜打了，又爲甚謝呢？

謝了，又爲甚落呢？

我夜裏坐着——坐了很長久，

我坐到雞啼了；

我不再能够醒着了；

所有的松明都點盡了。

我睡了：在我的夢裏看見，

怎樣的從我這可憐的女兒——

從我右手的指上，

金的指環落下了；

寶石失掉了：

我不復尋得那寶石，——
我不復遇見我的愛人。

六 被棄的人

捷克民歌

阿，你樹林，你陰沈的樹林，

密勒丁地方的樹林！

你爲甚總是碧綠的，

在冬天或夏天？

我也將喜歡，也不再哭泣，

倘若我的心不苦惱。

但是你們好人們告訴我，

誰不要這樣哭泣呢？

我的父親在那里呢，我的親愛的父親？
埋在地裏了。

我的母親在那里呢，我的好的母親？
草長在她的上面了。

我沒有兄弟，又沒有姊妹，——
他們捉了我的愛人去了。

七 鷓鴣

捷克民歌

大野裏有一棵櫟樹，

櫟樹上有一隻鷓鴣，

他啼叫而且悲歎：

怨春天不常在。

但春天如常在，
田裏的穀怎能成熟呢？

夏天如常在，

園裏的蘋果怎能成熟呢？

秋天如常在，

堆裏的麥怎能冰凍呢？

女兒如常孤獨，

她怎能不悲戚呢？

以上三首據古代斯拉夫文學史第八章所引。

八 鷓鴣

英國古代民歌

夏天來了，

鷓鴣，高聲的唱呵！

種子出了，原野開花了，

樹木發生了，——

鷓鴣唱呵！

羊跟着羔叫，

牛跟着犢叫；

公牛跳躍，公羊奔跑，

鷓鴣，愉快的唱呵！

鷓鴣，鷓鴣，你唱的好：

你莫停住了；

鷓鴣唱呵，鷓鴣！

鷓鴣，鷓鴣，你唱呵！

這一首是十三世紀時的歌，據圭勒高支 (A. Gueller-Couch) 編的奧斯福大學本英國詩集所載譯出。

勃路克 (B. Brook) 著英國文學史略第三十三節論抒情詩裏曾說：「千三百年頃，我們遇見少數抒情詩，殊多風趣。他們所歌的是春天的物色；樹林，其中充滿着夜鶯畫眉的聲音；花與太陽，鄉村的工作；戀愛的悲歡，與其他愉快的事物。他們都染有法國傳奇色彩，然而是英國的背景。這抒情的傾向，始於聖處女與耶穌的頌歌，含着拉丁諾曼戀歌的情緒。這種頌歌在浪游學子的手中，變成了質直的戀愛詩。有許多歌謠起於威爾士沼澤中，多具開爾忒 (Celt) 民族的感情。有幾篇確係英國民歌經人錄下的，如夏天來了，北風吹呵皆是；內中都滿具對於婦人的愛與對於自然的愛」。

九 鸚鵡

英國民歌

鸚鵡是美麗的鳥，

他且飛且唱；

他帶來好消息，

他不會說誑；

他吸一切的好花，

使他聲音清亮；

他叫道「郭公」的時候，

夏天近來了。

阿，會見雖然歡樂，

離別却是苦惱；

不誠實的情人，
比竊賊更不好。

賊來偷去我的

一切所有的物事；

不誠實的情人，

斷送人到墳墓裏。

墳墓裏容得我住，

將我化成灰塵。

女兒們只莫相信

那不誠實的情人。

他來殷勤的奉承你，

欺侮可憐的女兒；

二十個男子中間，
可相信的沒有一人。

你們好女兒，任在那里住，

都來聽我說：

你莫將你的心，

挂在無花果的樹上。

他的葉要乾枯，

他的根要朽爛，

唉，我也被人棄捨，

就要憔悴死了。

據貝林戈爾特 (S. Baring-Gould) 編英國民歌集所載。原註
云，「此歌通行全國。……寓意有二，一以不實誠的情人比游

行的鷓鴣，又以比無花果，因其葉早落云。」

十 鷓鴣

貝林戈爾特作

鷓鴣是美麗的鳥，

他且飛且唱；

他帶來好消息，

他不會說謊；

他吸一切的好花，

使他聲音清亮；

他叫這「郭公」的時候，

夏天近來了。

鷓鴣是輕佻的鳥，

沒有別的可以比他；
他在大野上飛舞，
在各樹上歌唱。

他永不作窠，

他只是游行像一個流人；

他的聲音很悲哀，——郭公——郭公——郭公——

「我到處沒有家！」

鷓鴣是聰明的鳥，

同春天一齊來。

夏日衰退的時候，

他便展開輕巧的翅子。

他逃避將來的冬天，

他恨雨和雪；

我願像他的唱，——郭公——郭公——郭公，
還同他一齊飛去。

這一首也是英國民歌集所載，是編者按了民歌的聲調而仿作的。以上三章是前年舊譯。

十一 不安的墳墓

英國敘事的民歌

「今天起了風，

又有幾點的小雨；

我只有過一個真愛人，

她已睡在冰冷的墳墓裏。

我將同世上的少年人一般，

去爲我的愛人盡我的心；
我將在她墳上坐了哀悼，
過十二個月零一日。」

十二個月另一日已經過了，
死人開口說道：

「誰坐在我的墳上哭泣，
不給我安睡呢？」

「這是我坐在你的墳上，
不給你安睡；

因爲我願一親你土冷的嘴唇，
這是我的唯一的願心。」

「你願一親我土冷的嘴唇；

但是我的呼吸有土氣息；
倘若你一親我土冷的嘴唇，
你的命便不長久。

在那邊緣的園裏，
我們先前散步的地方，
見過的最美的花，
已經乾枯了，
已經乾枯了，
已經乾枯了。

枝條也乾枯了，
我們的心也一樣的衰萎了；
你且聊自消遣，
等到神來叫你去罷。」

敘事的民歌(Ballad)的內容，多述故事，且帶些神異的色

彩，與普通言情的民歌不同。這一篇據圭勒高支編的奧斯福大學本英國敘事的民歌集卷二所載譯出。從前曾用古文譯過一遍，附加說明，今抄錄於下：「俗謂生人過於哀悼，令死者不安。一歌云，有兄見形於其妹，語之曰，汝淚濕吾葬衣，永不乾燥，令吾寒冷不得安臥。又有兒乞母勿哭，謂在冥間以一盞貯淚，今量太重，不便挈之與羣兒戲云。神怪之事，多以十二月另一日爲期，蓋由於奇數之神祕，猶中國之言七七四十九日也。」

美國庚彌耳 (H. B. Gummere) 在他的民歌論 (The Popular Ballad)

第二章中挽歌與超自然的民歌項下說，「有三首民歌，其中一首最好，都是說精靈世界與死後鬼魂的行事；還有第四首，雖然殘缺了，却仍是所有現在的鬼詩裏最有名的一篇。不安

的墳墓是一首簡短却是美麗的詩；牠的內容與北歐亞陀（Ed-
sa）裏的海爾該（Hǫlǫt）第二詩相似；是在色西克斯（Sussex）地方
從口傳抄錄下來的。所說的最好的歌是威廉的鬼，其餘兩首
便是不安的墳墓與色勿克的奇跡，第四首有名的歌是門子井
的妻。

十二 可愛的威廉的鬼

英國敘事的民歌

寺鐘已響了，彌撒已唱了，
人們都已睡在牀上了，
在許多悲歎與呻吟裏，
山陀斯來到瑪格來忒的窗外了。

「你睡了麼？瑪格來忒，

你還是醒著呢？

給還我我的信誓，

和我給你的那真情。」

「你拿不到你的信誓，

我們的真情也不會分開，

要等到你走進我的房裏，

親我的兩頰和下巴。」

「我的嘴是全冷的，瑪格來忒，

牠現在有了土的氣息了；

倘若我親了你的美妙的嘴，

你的日子便將不久長了。

雄鷄遠遠的叫了，

這狂野的鳥正在報曉了；
給還我我的信誓，
讓我走我的路去罷。」

「你拿不到你的信誓，
我們的真情也不會分開，
要等到你告訴那些難產死的女人們，
她們的情形是怎麼。」

「她們的牀是設在天上，
在我們和善的主的膝下，
周圍都繞著紫羅蘭，
那是一羣可愛的人們。
雄鷄遠遠的叫了，

這狂野的鳥正在報曉了；
天上的頌歌將要唱了，
我不久便將隱去了。」

她起來拿了一枝長竿，
將她的誓約摩在上邊，
她將這個從窗口給還了他，
在許多悲歎與呻吟裏。

「我謝你，瑪格來忒，我謝你，
我真心的謝你；
倘若死者爲生人而來，
我也將爲你而重來。」
只穿着鞋襪和長衫，

她爬過牆頭跟着他走，
到了一個綠的樹林，
她於是不見了他了。

「你的牀頭有空地麼，山陀斯，
你的腳後有空地麼？

或者你的兩旁有空地麼？

我很願很願睡在那里。」

「我的牀頭沒有空地，瑪格來忒，

我的腳後也沒有空地了；

我的兩旁却有空地，

可以容得姑娘們的安睡。

冷的土是我的蓋被，

我只有一層的纏布：

我的牀是很低的，

我睡在飢餓的蟲的隊裡。

冷的土是我的蓋被，

我只有一層的纏布：

露水落下來時，

立即使牠濕透了。」

這一篇據美國庚彌耳的英國敘事的民歌選本譯出，併參照圭勒高支的奧斯福大學本敘事的民歌集。

十三 猜謎的武士

英國敘事的民歌

有三個美麗的姊妹，

乾尼福，全忒耳與羅思瑪利，
他們都愛一個勇敢的武士，
正如鴿子在桑樹上飛。

大姊請他進來，
用銀針闔上了大門。

二姊給他鋪被，
將軟的枕頭放在他的頭下。

小妹却打下了主意，
要在今夜嫁與這勇敢的武士。

「倘若你能解答這三個謎，
美麗的姑娘，那麼我將娶你。

什麼比畫角更響呢，

什麼比棘刺更尖利？

什麼比鉛更重呢，

什麼比麵包更好？

什麼比路更長呢，

什麼比海更深？」

「羞恥比畫角更響，

飢餓比棘刺更尖利。

罪惡比鉛更重，

祝福比麪包更好。

風比路更長。

戀愛比海更深。」

「你猜中了我的三個問題，

乾尼福，全忒耳與羅思瑪利；

那麼美麗的姑娘，我將娶你了，

正如鴿子在桑樹上飛。」

這篇據圭勒高支編奧斯福本敘事的民歌集譯出。首尾兩節中第二四兩行，原是疊句，本無什麼意義，中間每節都有，今畧。

十四 挽歌

現代希臘民歌

爲什麼山頂是這樣黑？爲什麼暗雲環繞着他？

這是狂風打他麼？這是暴雨鞭他麼？也不是狂風打他，也不是暴雨鞭他；這是大哈羅斯走過，帶着死人過去。少年他趕在前頭，老人跟在後邊，柔弱的小兒們排在他的鞍前。

小兒們攀著向他叫喊，老人們叫著向他請求，
「善的哈羅斯，在什麼村裡停下，停在涼快的水泉邊；
在那里讓少年們舉起石頭，讓老人們喝點水，
在那里讓小兒們去采美麗的花朵。」
「不，我不在什麼村裡停下，也不停在涼快的水泉邊，
恐怕母親們來汲水，要看見他們的小兒，
恐怕夫婦又要會見，不能再分離了。」

這首歌據英人洛生(Lawson)著現代希臘民俗與古代希臘宗教中所引譯出。哈羅斯(Charos)即古神話裏的哈隆，是死之主者，率引死人往冥土去。

十五 又

「唉，唉，少年的時光和過去了的日子，

還會偶然的回來麼，那些可悼的少年的時光？」

「不呵，只有在烏鴉穿了白的羽衣，烏鴉變了鴿子的時候，他們纔會再回來，那些可悼的少年的時光。」

「呵，與你長別了，高的山頂和多陰的松樹，

因為我必須娶親去了，給我娶一個妻；

黑土我娶來做妻，墓碑是她的母親，那里的小石子都是她的兄弟和姊妹。」

十六 又

「兒呵，你爲甚要去，到幽冥裡去，

那里是，沒有公雞啼，沒有母雞叫，那里沒有泉水，沒有青草生在平原上。

餓了麼？在那里沒有東西喫；

渴了麼？在那里沒有東西渴；

你要躺倒休息麼？你得不到安眠。

那麼停留罷，兒呵，在你自己的家裏，停留在你自己的親人裡。」

「不，我不停留了，我的親愛的父親和深愛的母親，

昨天是我的好日，昨晚是我的結婚，

幽冥給我當作丈夫，墳墓做我新的母親。」

十七 又

我的母親今天預備做好日，她給我的兒子結婚，

她到泉邊去取水，到山上去取雪，

到園裡賣果子的女人那里去取蘋果和榲桲。

她說，「你泉水給我水，你山給我雪，

你園裏賣果子的女人，給我蘋果和榲桲。

因為親愛的人到我這裡來了，從我們上邊的世界；

他不是從異鄉來，也不是從生人中間來，

他是我自己的孩子的孩子，最親愛的而且深愛的。」

以上三首歌表面上雖然不同，——一是老人，二是母親悼女兒，三是悼兒子的；——但有一個中心思想，便是將死與結婚併在一處。這思想起源於宗教上的神人合一的希望，成為希臘古代秘密宗的奧義，經了新柏拉圖派的醇化，愈益高上，流入歐洲造成後來的神祕主義。在現代希臘民間，還是一種活的思想，但是沒有抽象的意義，所以仍然沿了古代密宗的譬喻，將死與結婚合成一物，以為現世的死便是彼世的結婚。俗語有一句話，「哀中有喜，樂中有淚，」很能表示出他們對於結婚與死兩件事的意見。因為希臘結婚還沿用著三千年前

的媒婆制，女人全然是家庭的奴隸，所以下半句是那樣的說。

十八 燕子

希臘民歌

燕子又來了，

橫過了廣闊的海，

她在雨中坐着歌唱：

阿，三月，我所愛的三月！

你，悲戚的二月，

雖然你還可以用雪封了平原，

但你總當嗅到了春天的香味。」

據法國福列亞(M. Farriel)編希臘俗歌集。

十九 燕子

希臘古代兒歌。

她來了，她來了，那燕子！

帶來好時節，好年歲！

她的肚子是白的，

她的背是夜一般黑！

從你的富有的家裏，

旋轉着出來給我們，

饅頭，乾酪，蒲桃酒；

倘若不是這些，——

雀麥粉，大麥餅，

也都是燕子要喫的。

我們可以得到什麼呢？還是須得走去呢？

你給了，多謝你；你不給，我們叫你好擔受！

我們要拏去你的門戶，

也不讓你留下門楣！

我們要奪了你的妻離開家和竈；

她是這樣的小，

馱她去是很容易呵！

你給什麼，請你爽利的給。

起來，聽了燕子的呼喚，開你的門呵！

並非莊重的老人，我們却都是愉快的小孩呵！

希臘古代每當春時，小孩們拏着木刻燕子，沿門歌唱，

乞得果餌，大家分食。這時所唱的歌名燕子歌(Khelidonisma)，

這一首經雅典那思(Athenaeus)書中徵引，保存至今。現在據英

國西蒙士(J.A. Symonds)著希臘詩人研究卷一第十章所引譯出。

二十 木燕

法國須華勃原作

小孩，給我們開門！小孩，給我們開門！看這木燕的雛兒呵！她的頭是塗紅的，她的翅子是藍的。我們知道活的燕子不是這樣的；而且憑了菲羅美拉的名，就是現在還有一隻，飛過天空；但我們的是用木頭刻成的。小孩，給我們開門，給我們開門，小孩！我們這裡是十個，二十個，三十個人，給你拏了塗畫的燕子來報告春天回來了。現在還沒有花，你收了這白而紅暈的櫻櫚罷。我們知道你煮着一個包肚，填滿了蜜甜的甜菜；昨天你的奴子買了小栗鼠做蜜煎。你看好了自己的筵席，我們所要是不多的。一點炒熟的殼果，一點炒熟的殼果！小孩，給我們一點殼果，給

我們一點殼果，小孩！

燕子的頭是同新的曙光一樣的紅，她的翅子是同新月的天色一樣的藍。你行樂罷！柱廊散給陰涼，樹木將在原野上畫出他們的影子。我們的燕子豫告你蒲桃酒與橄欖油的豐收。倒你去年的油在我們的瓶裏，倒酒在我們的壺裏；因為——聽呵，小孩！——那燕子說她要嘗嘗呢。傾出你的酒和油給我們的木燕罷！

先前你還幼小的時候，你或者也同我們一樣，拏了木燕沿門走過。燕子示意，說她還記得呢。所以請你不要使我們在你門口等候，直到火把都點着了。給我們果子和乾酪。倘若你是豪爽，我們將到閒壁的家裏，那里住着紅眉毛的守財奴。燕子將問他要他的兔肉，他的黃包子與燒畫眉，我們還要請他投給幾片銀錢。他將軒起他的眉毛，搖他的頭。那時我們將教燕子唱一隻歌，你

聽了要發笑。她將遍城的去唱那紅眉毛的守財奴的妻的故事。

須華勃(M. Schwob)一八六八年生，是現代法國的一個有名的文人。所著在小說及文學研究之外，有擬曲(Mimes)一卷二十一章，一八九四年出版；模仿古希臘擬曲(Mimiamboi)的結構却能得到希臘精神，所以仍是獨立的文藝作品。這一篇據英國勒那理(A. Lenahie)譯本譯出，是原書的第三章。

菲羅美拉(Philoela)在希臘神話中，本是王女，爲其姊報仇，觸了主神的怒，將她化爲燕子，其姊變了夜鶯。

二一 風

英國洛綏諦女士作

誰看見過風麼？

不是我也不是你。

但是樹葉顫動的時候，
我們知道風在那里了。

誰看見過風麼？

不是你也不是我。

但是樹木點頭的時候，
我們知道風正走過了。

二二 秋天

耶戈洛夫原作

多雲的秋天！裸體的樹林！

困了風喧噪，他好似悼歎，
想念着豔冶的春天，美麗的夏天。……
地面上遮滿了污泥。

困倦的藍的天色都陰沉了，
地上的太陽隱藏在雲裏；
無人的田野，孤獨沈寂，
只有風在上面飛號了。

耶戈洛夫 (D. Jegorov) 不知道是那里人，——或者是俄國人，——這一篇原是他用了世界語所作的；載在柴孟訶夫編的模範文選裏。

二三 我說

凡貝爾格原作

我對着無邊的海，
說我心中的大的苦痛，
他用了輕輕的波聲，

很懇切的回答我。

我對着急速的風，

說我不能自由的呼吸，——

他即從神異的國土，

送給我新鮮的空氣。

我對着綠的樹林，

說生活的陰鬱的愁苦，——

他即使我熟睡在樹陰裏，

搖動他的葉與花朵。

我對着熱的太陽，

說我只見過陰暗的日子，——

他即大度的送給我，

溫暖的明亮的光綫。

我對着人間的同伴，
說我悲哀的生活，——
但是他異樣的聳他的肩頭，
急忙的走去。

凡貝爾格 (Veinberg) 也不知道是那里人，這篇詩經哈勒爾 (E. Haller) 用世界語譯出，載在模範文選裏。

二四 莫說

俄國那特孫原作

莫說「他死了」，

他還活着哩！

倘若人毀壞了祭壇，——

火總還是燒着；
倘若人摘了薔薇，——
他還永遠的會開；
即使立琴撞碎了，——
和音也還是嗚咽的奏著。

那特孫 (S. Nadson 1862-86) 多病早卒，又生當亞歷山大二世反動的時代，故詩多憂鬱的氣味。這一篇也在模範文選內，沙都諾夫斯奇 (S. Shatunovskij) 世語界譯本。

二五 夢想

波蘭達爾曼原作

雪風在山坳上，
不斷的吹着；

我的爐中的火，
周圍畢剝的爆響。

烟都打着圈子，

從烟突裏出去。……

我的一切的記憶，
也和他一齊飛去了。

那里是花和希望，

和黃金的少年時呢？

正如吹着的風一般，

他們都已經飛去了！

沒有目的的風，沒有目的的我，

和你烟，是三個，……

三個世上無目的的，
我們一同飛去罷！

格拉波夫斯奇(A. Grabowski)世界語譯本，載在所編萬國文選中，只註云波蘭短歌，無作者名字。模範文選裏也有這一篇署名達爾曼(P. Dalman)作。二本譯文相同，但第三節首句，模範文選作「那里是希望」，今依萬國文選本補足。

二六 詩

印度什勃溫尼薩原作

阿，你這閒懶的臂膊，

你不曾擁抱那失却的愛人：

還不如折了罷，

像這樣空的冷的，永久的休息着。

阿，你這無用的眼睛，
你長久不見那失却的愛人：
還不如瞎了罷，

像這樣空被我徒勞的眼淚所遮住了。

阿，你這愚蠢的春天，
你不帶我的愛人到家裏來；
少年的朋友都離我去了，
各自出發，上他前定的道路去了。

阿，你這垂謝的薔薇，
你寂寞的生，也孤獨的死了；
我心裏的花也落在塵土裏，
不得作他頭巾上的裝飾了。

前人

我不是回教徒，

只是拜偶像的人：

我崇拜她，

我俯伏在我愛人的像前。

我也不是婆羅門，

我棄去我的神聖的線；

圍繞着我的頸項的，

我只帶着她的一縷編髮。

什勃溫尼薩 (Zeh-un-Nissa 1639-89) 是印度莫臥兒朝的一個公主，曾因事被幽禁了好幾年，留下一卷波斯文的詩集，凡四

百二十一首。英國東方的智慧叢書裏有瑪干拉耳(Magan Lal)譯的詩五十首，今從這書裏轉譯了兩篇。

二八 你爲甚麼愛我？

拉忒伐亞庫拉台爾原作

你爲甚麼愛我——一個狂亂的人呢？我知道那裏有薔薇開着，將他們來裝飾你的頭髮，或者插在你的胸前麼？我知道甜美的言語，當你正在夢想的時候，獨自來到你的耳邊私語麼？

我一點都沒有：也沒有花，也沒有撫愛，也沒有接吻。……

你爲甚麼愛我呢？你正夢見在平靜的一角裏的舊巢，與安適而充滿愛撫的生活，——彷彿沈寂的通黃的秋日一般，徐徐飛過去的生活麼？沒有，——我是一點都沒有！我所知道的，只是大岩深淵中間的道路；我所愛的是暗黑，夜與孤獨：我願永久的游

行，我想永久的戰爭。那戰爭或遲或早總會將我葬在戰死的屍首中間；我會在那里朽腐了，孤獨而且被忘却。……那時有誰撫愛你的頭，那時有誰對你說愛呢？

你爲甚麼愛我——一個生病的人呢？你可以往那邊去，——那邊的世界都開着花，那邊的人對於生活都滿足，又渴望着愛，摘下花來，唱着歌，——在那邊你可以得到你的春天。

拉忒伐(Латвия)人是立陶宛的一個分支。住在波羅的海灣的一帶，他們的言語也屬於斯拉夫系，但因爲歷史的關係，很受了日耳曼的影響了。這一首由申沙耶夫(A. Sensajev)用世界語譯出，載在愛斯普列忒(Aspurit)編的萬國小文選裏。

二九 鷹的羽毛

勃加利亞邊林沛林原作

那時我是一個小孩子。有一天，我在草原上跑過，看見一枝鷹的羽毛。好一枝大而且美的鷹的羽毛！還有誰比我更幸福呢？我將牠高高的擎在手中，盡力的跑去；我覺得我彷彿飛着，鷹一般輕捷。

我變成少年了。那時我將羽毛插在帽上做裝飾，戀愛着世界上一個最好的女兒。這時候，還有誰比我更幸福呢？

我很窮；除却這鷹的羽毛之外，再沒有別的東西；我所愛的女兒變了心了。別人對她說，只有一枝鷹的羽毛的人，不能在上過什麼好生活。她的女性的靈魂很容易的理會了這件事，她便將我棄捨了。

再沒有人比我更不幸的了。

我將這鷹的羽毛收藏起來，我的心不許我再擎着這東西了。

我的靈魂裏住下了悲哀，我沒有方法能夠將他趕出。從這時候，我又看出人類的多數都同我一樣的受苦，或者還要加多。

人生爲甚麼這樣的悲哀呢？

我於是又拏出我的鷹的羽毛來；但我已經不是小孩，可以拏牠玩耍，也不是少年，可以拏來作裝飾了。這回我將牠削尖了，做成一枝筆。

我想寫出愉樂的東西，——但牠只有悲哀的湧出。

這一首也在萬國小文選裏，是伊凡諾夫(A. Ivanov)譯的。過林沛林(Elin-Pelin)與亞庫拉台爾(S. Akurater)二人的年代事跡，皆無可考。

古事記中的戀愛故事

一 女鳥王的戀愛

仁德天皇命他的兄弟隼別王爲媒人，求婚於庶妹女鳥王。女鳥王對隼別王說道，

「因爲皇后的妬忌，八田少郎女尙且不能相安，我不願意去。到還是做你的妻罷。」

於是他們便同居了。隼別王不復去復奏，天皇乃臨幸女鳥王的家，立在御殿的門檻上。其時女鳥王正在機織，天皇作歌云，

吾女鳥王，

所手織的

是給誰穿的衣服？」

女鳥王答歌云，

「這是那高飛的

隼別王的

外套的衣料。」

天皇了解他們的事情，隨即還宮去了。不久隼別王回來，女

鳥王作歌諷他道，

「雲雀呢，

他能飛翔天際；

你高飛的

隼別王呵，

爲甚不撲殺那鷓鴣。」

(案仁德天皇名大鷦鷯命，此處隼與鷦鷯意義均雙關。)

天皇聞歌，即派兵去殺他們。隼別王與女鳥王一同逃走，登倉橋山。隼別王作歌云，

「豎着梯似的

倉橋山上，

何其險峻呀，

可憐的妻不能攀住岩石，

只挽住我的手。」

又歌曰

「豎著梯似的

倉橋山上

雖是險峻，

與吾妻同登，

更不覺什麼險峻了。」

二人從倉橋山逃到宇陀的蘇邇地方，官兵已追及，遂均爲所殺。

官兵的將官山部大楯連擄取女鳥王腕上所帶的玉釧，給了他自己的妻。後來有一回，宮中宴會的時候，臣下各族的妻女都入朝，大楯連的妻便帶了女王的玉釧也去與會。皇后岩野姬親自拏了盛酒的柏葉，賜酒給諸族的妻女，見了玉釧有點認識，便不賜酒給她，即引退，召大楯連來，責他道，

「女鳥王他們因爲無禮，所以被誅，也是當然的事。你這厮，怎把女王所帶的玉釧在肌膚未寒的時候奪了過來，給與自己的妻呢。」

于是便命將大楯連處了死刑。

二 輕太子的戀愛

允恭天皇崩後，木梨之輕太子當即帝位。在未即位之前，太子與其同母妹輕大郎女通，有歌云，

「蜿蜒的山脚下，

種了山田；

地下埋管，

引水灌田；

偷偷地偷偷訪的

我的妹子，

低低地隱泣的

我的妻呵，
到了今日，

纔得安心的相會。」
這就是所謂後舉歌也。又歌曰，

「打在竹葉上的

陣陣的霰聲呵，

親親密密地

這樣睡了以後，

那管人家的閑話。」

「同了可愛的

睡了睡了以後，

像割下的蒲草似的

心要亂就儘亂罷，

睡了睡了以後。」

這就是夷調的上歌也。

因為這件事情，百官及天下人民悉背輕太子，歸附他的兄弟穴穗王子了。於是輕太子恐懼，逃到大前小前宿禰大臣的家裏去，作兵器備戰。（此王子所作的箭以銅爲鏃，稱曰輕箭。）穴穗王子亦作兵器，（此王子所作以鐵爲鏃，如今日所用，稱曰穴穗箭，）起兵圍攻大前小前宿禰之家，將到宿禰門前時，天大雨雹，穴穗王子乃作歌曰，

「大前小前宿禰的

鐵門的前面，

像我這樣的，

攻上前來，

雨也就將住了。」

大前小前宿禰兩人舉手打膝，且舞且歌而出來，其歌曰，

「宮人的脚帶上的

小鈴落地了，

宮人們不用鬧，

里人們也不必擾。」

這就是所謂宮人調也。這樣歌着，二人到穴穗王子前來，說道，

「請王子不要進攻皇兄。倘若進攻，將爲人所笑。我們當捉了輕太子來獻。」

穴穗王子乃解圍，引兵而退，大前小前宿禰果捕輕太子來獻。

太子被捕作歌曰，

「飄飄飛空的

輕女郎，

哭的響時人家會知道，

哭時便低低地哭

像那羽狹山的鴿子。」

又歌曰

「飄飄飛空的

輕女郎，

別給人看見淚容，

躲躲藏藏的走來罷。」

輕太子遂被流放於伊余之湯的地方。流放之前，太子作歌曰，

「高飛的鳥

當作我的使者罷；

聽見鶴鳴時

且問我的消息如何。」

以上三首均稱天田調也。太子又歌曰，

「把我太子之身

流放到海島，

我即將乘船歸來，

願爲我愛惜我的坐席。

「說是坐席，

却是說我的妻呵，

願我的妻善愛惜。」

這就是所謂夷調之片下也。衣通王案即是輕大郎女，上文曾云。

「輕大郎女亦名衣通姬，因絕美，身有光輝透衣而出也，」亦以歌獻太子，其詞曰，

「海濱的夏草

相並的臥着，

不要踏着蠟殼，

傷了你的腳，

要仔細的撥草去走。」

後來因不勝戀慕，輕大郎女也奔往伊余，其時作歌曰，

「自君之出矣，

歲月已久長，

觀彼接骨木

葉葉自相當，

不復能久待，

儂自去迎將。」

她到伊余時，太子感懷作歌，詞曰，

「鬱葱的初瀨之山，

大峽裏張了素幕，

小峽裏張了素幕，

我們的墓地也已定了，

啊啊我的可愛的妻。

「檀弓，放下了

便自放着罷；

梓弓，立起來

便自立着罷。

我都不再把握了，
如今乃得把握了，
我的可愛的妻的手。」

又歌曰，

「鬱葱的長谷之川，
在上流，打上了清淨的木椿，
在下流，打上了堅固的木椿；
清淨的椿上挂了明鏡，
堅固的椿上掛了白玉。
白玉似的我的妹，
明鏡似的我的妻，
今既在此地，

還歸什麼家，

懷什麼故鄉！」

這樣作歌之後，不久二人同時自殺了。這兩首歌都是讀歌。

以上所譯兩篇並在古事記下卷，照年月推算，女鳥王的事發生于三五二年（晉永和八年），輕太子的事發生于四五四年（宋孝建元年）。這或係當時事實，但我們現在所念到的只是經過了詩人的空想的傳說，不是史實。這兩件事就是在上代人的心目中也是有點違反道德的，女鳥王的謀殺天皇與輕兄妹的戀愛都得到悲劇的結局正是當然，但熱烈迫切的戀愛引起深厚的同情，所以傳述中加入了許多美妙的詩歌，給這些殉情的男女做華鬘載上。（歌後註明這是什麼歌的起源，可見這

故事詩歌在民間的流行與影響。雖然日本的古史傳說中多加入詩歌，本是常事，但沒有這樣的多而且好，據和辻哲郎在日本古代文化中說，這兩篇故事是古事記裡的傑作，而輕兄妹故事中的幾首情歌又是全書裏的最優美的詩篇。中國詩經中也有戀愛的詩，但殊少奔放一點的，大抵是壓在家族制度底下的呻吟聲，像這種「死之勝利」的情歌絕難聽到，無論是好是壞，總之這是中日兩國的很不相同之一點。

古事記是日本最古的書，係安萬侶奉詔編纂，記述稗田阿禮所暗誦的傳說舊詞而成，共分三卷，記天地開闢以至推古天皇時代，後世稱為神典，比于基督教的聖經。書成于元明天皇和銅五年（七一二年，唐睿宗末年），當時日本尙未有和文字母，故用漢字紀錄，音訓夾雜，甚難誦讀，安萬侶上古事

記表(原係駢文)中說明記述的困難併採用這種方法的緣由云，「……然上古之時，言意并朴，敷文構句，於字卽難：已因訓述者詞不逮心，全以音連者事趣更長。是以今或一句之中交用音訓，或一事之內全以訓錄。」

十八世紀後日本國學勃興，本居宣長就原文加以和訓，爲古事記傳四十九卷，於是此書纔畧可解，今所譯參考諸說，大旨仍以本居本爲據。

上邊所說這兩篇故事——特別是那些詩歌怎麼樣優美，只是說牠的原文，我這譯本裡當然不大看得出了。詩歌尤其譯得不成樣子，只留存大意而已，有一首偶然寫得近於古文，也就不再改了，雖然或者不很調和。十四年一月四日譯了記

一茶的詩

一

日本的俳句，原是不可譯的詩，一茶的俳句却尤爲不可譯。俳句是一種十七音的短詩，描寫情景，以暗示爲主，所以簡潔含蓄，意在言外，若經翻譯直說，便不免將牠主要的特色有所毀損了。一茶的句子，更是特別：他因爲特殊景况的關係，造成一種乖張而且慈悲的性格；他的詩脫離了松尾芭蕉的閑寂的禪味，幾乎又回到松永貞德的談諧與洒落(Shūto 即文字的遊戲)去了。但在根本上卻有一個異點：便是他的俳諧是人情的，他的冷笑裏含着熱淚，他的對於強大的反抗與對於弱小的同情，都是出於一本的。他不像芭蕉派的閑寂，然而貞德派的談諧裏面也沒有他的情熱。

一茶在日本俳詩人中，幾乎是空前而且絕後，所以有人稱他作俳句界的彗星，忽然而來，又忽然而去，望不見他的蹤影了。我們要譯這一個奇人的詩，當然是極難而近於不可能的。但爲紹介這詩人起見，所以不惜冒了困難與失敗，姑且嘗試一回；倘因了原詩的本質的美，能够保存幾分趣味，便是我最大的願望了。

一茶〔Issa〕姓小林，名彌太郎，日本信州柏原驛人，本是農家子。三歲的時候，他的母親死了，他便跟着祖母過活。他的俳文集俺的春天〔Onna Haru〕裏，有這一節文章：

被小孩們歌唱說，『沒有母親的小孩，隨處可以看出來；
銜着指頭，站在大門口！』我覺得非常膽怯，不大去和人們
接近，只是躲在後面園地裏疊着的柴草堆下，過那長的日

子。雖然是自己的事情，也覺得很是可哀。

〔二〕和我來遊戲罷，沒有母親的雀兒！ 六歲時作。

後來繼母來了！這時一茶正八歲。當初感情還好，過了兩年，他的異母弟專六生了之後，待遇便大不如前了。他的筆記斷片裏說：

春天去後，幫助耕作，晝間終日摘菜刈草，或是牽馬，夜間也終宵借了窗下的月光，編草鞋和馬的足套，更沒有用功的餘暇。

他的詩中有許多詠繼子的句，今舉其一。

〔二〕繼子呵，乘涼時候的執事是敲稻草。

十四歲時，祖母去世，一茶更沒有保護了；他的父親看不過去，但也沒有法，只得叫他往江戶去尋機會，放他一條生路。十年之後，他成了一個芭蕉宗的葛飾派的俳人，出現於世。但是他的才氣，不是什麼宗派可以拘束得住的，所以過了五年，他又脫離師門，改稱俳諧寺一茶，從此自在游行，他的特色得以發揮出來了。他的父親病重，一茶急忙回去，在外已經有十五年。父親死後，遺囑將一所住屋，幾畝田地，給兩個兒子平分，但是繼母和專六不肯照辦，一茶於是再到江戶，過那飄流的生活。以後回去一次，又被繼母等所拒，他憤然的連草鞋的帶都不曾解，又上京來。他的句集裏有這兩句詩，可以知道他的心情。

〔三〕故鄉呵，觸着碰着都是荊棘的花。

〔四〕在故鄉連蒼蠅也都螫人呵！

一茶爲了析產的事，第三次回鄉去，當初繼母等仍然不理，他說要去控告了，這纔解決了結，他的父親這時已經死了十二年，他自己也五十歲了。一茶雖然先前對於故鄉說了多少惡口，但住下之後，却又生出愛著來。

〔五〕春風呵，雖然草長的深。還是故鄉呵！

〔六〕噯，這是我終老的住家麼？——雪五尺！

一茶定居之後，這纔結婚。他的七番日記裏說，

「四月十一日晴，妻來。」

「十三日雨，大家來賀喜。收百六文。」

百六文當是賀禮的錢數；賀喜照俗禮便是水祝，新婚後，親友共攜酒食來會，以水沃新郎，因有此稱。詩云，

〔七〕莫讓他逃阿，被水祝的五十的新郎。

妻名菊女，共居八年，生四男一女，皆早夭。菊女死後，續娶武家之女，名雪女，嫌一茶窮老，居二月餘即離婚。次娶八百女，三年而一茶卒，遺腹生一女。一茶的血統得以繼續至今。一

茶天性愛憐弱小，對於自己的兒女，自然愛著更深了，但不幸都早夭折；我們讀他俳文集與句集，交互的見到他對於兒女的真摯的愛撫與哀慟，不禁爲之釋卷歎息。他真是不幸的「子煩惱」的詩人！

〔八〕在去年五月所生的女兒的面前，放了一人份的雜煮〔二〕的膳臺。文政二年正月一日。

笑罷爬罷，二歲了呵，從今朝爲始！

註一 雜煮是年糕和紫菜等同煮，元旦所喫的食物。

〔九〕一面哺乳，數着跳蚤的痕迹。

〔十〕原題祝小兒的前途

可喜呀，吊鐘似的〔三〕新穿的袷衣。

註二 Tentsuruten 係俗語形容衣服短貌，惜無適當的譯語。道

句實在是一茶特有的好句，運用俗語，意帶詛諧，而愛憐小兒之意也很明瞭。原意說祝小兒長大，新穿裕衣也覺得很短，是極可喜的事。譯句却十分枯窘了。

「十一」她遂於六月二十一日與葬花同謝。母親抱着死兒的面龐，荷荷的大哭，這也是當然了。雖然明知道到了此刻，逝水不歸，落花不再返枝，但無論怎麼遠觀，終於難以斷念的，這正是恩愛的羈絆。句云，露水的世，雖然是露水的世，雖然是如此。」

此節見俺的春天內，現在錄其一段。上文所說小兒，皆指一茶的女兒聰女。一茶是淨土宗的信徒，但他仍是不能忘情，露水的世一句，真是他從心底裏出來，令人感動的傑作。下一句也

于俺的春天中。

〔十二〕原題聰女三十五日慕參

秋風呵，撕剝的紅花，拿來作供。〔三〕

註三 末四字原本所無，因意思不足，所以添上了。

菊女死後，留下兩歲的孤兒金三郎，寄養在鄰村的農家，却將水常乳給他喝，半年之後，隨即死了。一茶的集裏，有這幾句，爲他們作紀念。

〔十三〕原題亡妻新盆〔四〕

遺愛〔五〕之兒呵，母親來了！拍他的手。

註四 盂蘭盆之略，即中元。舊俗以是日迎鬼設祭，所以小兒說「母親來了」，拍手禮拜，與中國拜法略異。

註五 *Matsuri* (形見) 是人死後，留給生人做記念之物。又臨別貽留，亦稱形見，此處是第一義。

〔十四〕瞿麥呵，地藏菩薩的前前後後。〔六〕

註六 這是悼金三郎之句，地藏菩薩依本願經說，救苦拔罪，有不可思議願力，日本多刻石置塚墓間。爲亡人資冥福，中國此風已替，只將他當作地神了。

〔十五〕妻死了，又爲子所棄，還沒有工夫消散悲歎之情，歲又暮了。這真是婆婆的事情的煩膩呵！

作彌陀佛的土儀，又拾了一歲！」

「茶於是也老了。他的住屋又遭火災。只剩下一間土藏，他

便在這裏面臥起。過了半年，捨棄此世，到安養世界去了，年六十五〔1763-1827 A.D〕。

二

以下所述，是日本沼波瓊音的一篇文章，原載在俳諧寺一茶的附錄裏的。我因為他說一茶的特色，頗爲簡明，便也譯出。雖然間有增添的處所，但都別作一節，不與原文相雜，起首又用一案字，一見可以了然。

一茶作詩的時候，並不想着要作好句，而且也並不想着作句，却只是警效悉是俳諧罷了。他的最隨便的，說出便算的句子，從他的「發句帳」上看來，也經過非常的推敲，好像是講技巧，但這實在只是苦心計畫怎麼能夠表現自己的所感，並不見什麼藻飾的

地方。矢野龍溪說，文章之上乘者，是以金剛寶石爲內容，以無色透明的水晶紙包之。「一茶的詩便是這樣，在句與想之間沒有一點阻隔，彷彿能夠完全透明的看見一茶這個人的衷心了。在我的意見，像一茶那樣多作的人，再也沒有罷。讀這許多俳句和他的日記，覺得他渾身都透視了。

「一茶將動物植物，此外的無生物，森羅萬象，都當作自己的朋友。但又不是平常的所謂以風月爲友，他是以萬物爲人，一切都是親友的意思。他以森羅萬象爲友，一切以人類待遇他們。他並不見有一毫假託，似乎實在是這樣的信念。

〔十六〕初出現的螢火，爲甚回轉了？這是俺呢！

〔十七〕足下也進江戶去的麼？杜鵑呵！

〔十八〕萍花開了守候着，草菴的前面。

〔十九〕閑古鳥〔六〕叫了，說不要從馬上掉了下來！

註六 鷓鴣之類。

〔三十〕我和你是前世的中表兄弟麼？閑古鳥！

〔三一〕明月呵，今天你也是貴忙！

〔三二〕早晴的時候，畢畢剝剝的炭的高興呵！

他將木炭等類都當人看。其餘跳蚤蚱蜢等小蟲，也當真的認作自己的朋友，詠到詩裏去。

一茶對於昆蟲類，也傾注熱烈的同情。

〔三三〕不要打哪，蒼蠅搓他的手，搓他的脚呢！

〔三四〕跳蚤們，可不覺得夜長麼？岑寂麼？

案，這一類的佳句甚多，現在增錄幾首。

〔三五〕小雀兒，迴避罷，迴避罷！馬來了呵！

〔三六〕女兒看呵，正在被賣身去的螢火！〔七〕

註七 日本夏天有賣螢者，富人得之放庭園中，或盛以紗囊懸室內，以爲娛樂。

〔三七〕題六道圖之一，——地獄。

黃昏的月，——鍋子裏啼着的田螺。

〔三八〕魚兒們呵，也不知是桶裏，門口的納涼。

〔三九〕春雨來了，喫剩的鴨呷呷的叫着。

〔三十〕捉到一個蟲子，掐死他固然可憐，要棄在門外，任他絕食，也覺得不忍；忽然的想到我佛從前給與鬼子母的東西。〔八〕

蟲子呵，放在和我的味道一樣的石榴上爬着。

註八 日本傳說，佛降伏鬼子母神，給與石榴實食之，以代人肉，因榴實味酸甜似人肉云。據鬼子母經說，她後來成了生育之神，然則這石榴大約只是多子的象徵罷了。

在他的句集裏，詠跳蚤的句子很多，而且並不嫌憎牠們。他詩裏說冬天還有跳蚤出來，他的住家的景况，就很可能想見了。在許多句子裏，仿佛他是和跳蚤一同游嬉着似的。

〔三一〕要轉側了呵，你廻避罷，蚱蜢！

〔三二〕蝸牛，——破壞了牆壁，給他游嬉。

後一句所說，與良寬上人因為竹從坐席下生長生來，便即破壞地板，除去屋瓦，以免妨礙牠的發育自由，正是同一趣向。在七番日記裏，又寫着這樣的事。有一天暴雨之後，一茶在鄉間泥濘的狹路上行走，對面有三四匹馬背了稻走來。領頭的一匹，便即避道，走下泥濘裏去。後面的馬也跟着走去。這時一茶自己只拿着一個頭陀袋，馬却背着重荷，叫牠們讓路，實在非常抱歉；馬的心裏想必以為這是強橫的人罷；覺得太可憐了，立在隄上，暫時目送其去，在日記上記着。馬是畜生，人是萬物之靈，這種思想，在一茶是沒有的。

一茶將自然看得與自己極近。譬如寫天地，中間並沒有阻隔的東西，好像是寫房內情景的模樣，看得非常相近。如說將自然看得狹，未免很有語病，或者不如說親密的看自然，較為適當。

〔三三〕雲散了，光滑滑的月夜呵！

〔三四〕剖葦呵，天空角落的筑波山！

〔三五〕在紅的樹葉上，攤着的寒氣呵！

他將月夜看作和尙頭一般，筑波山彷彿是放在牆角，寒氣說得似乎是晒着的棉被；但是詩趣一樣的明白的現出。

一茶所作，頗多恬淡洒脫的句，但其中含有現今的所謂「生之悲哀」。讀他的時候，引起的感覺，與讀普通厭世的文章的時候不

同。

〔三六〕黃昏的櫻花，今天也已經變作往昔了。

〔三七〕這樣的活着，也是不思議呵！花的陰裏。

一茶的欲望很小。仿佛秋雨時候，只望什麼人送牡丹餅來，就滿足了。晚年他在燒剩的土藏裏過日子。被人欺侮，財產都奪了去，他雖然也憤慨，但是隨即忘懷了。

我的朋友有一個河野理學士，是頗妙的人，有一回同乘電車，他玩笑的說，有美的女人坐着就好，但是上去看時，車中都是汗穢的工人和老人，接連的坐着。河野君皺了眉說，「這電車是灰色的。」但在灰色裏，也有牠的趣味。這灰色的趣味，在一茶詩裏，

很是分明。

〔三八〕萍花的來呀來呀的〔九〕老頭兒的茶攤。

註九 此言萍花因風動搖，如人招手，爲老人招客。

〔三九〕老婆婆喝酒去的月夜呵！

〔四十〕砰礮嘩喇的，〔十〕知道是老婆子的砧聲。

註十 *Dotabata* 形容胡亂敲擊的響聲，東京俗語。

〔四一〕深川呵，經過了霜似的看門的人！

這樣的句子，與蕉風（即芭蕉派）的所謂寂，又迥乎不同。如萍花這一句，差不多將一茶的心，畫一般的描出來了。

矣，下列幾首，也是同類趣味的詩：

〔四二〕原題堂前乞食

給一文錢，打一下鈺的寒冷呵！

〔四三〕原題橋上乞食

將母親當作除霜的屏風，睡着的小孩！

〔四四〕沙彌尼，已將鬼燈〔十二〕種下了等着。

註十一 鬼燈卽酸漿，婦女子取其實，將核擠去但騰空殼，

納口中以齒微齧，令空氣出入作聲，用作玩具。

〔四五〕原題商萬錢日有苦，商一錢日有樂。

吹着笛子，大除夕的錫糖的鳥。〔十二〕

註十二 此言賣錫者吹笛游行，雖除夕猶自怡然。

〔四六〕原題住吉。〔十三〕

唐人〔十四〕也看呵，插秧的笛子和大鼓！

註十三 地名。

註十四 唐人爲中國人之古稱。

〔四七〕原題粒粒皆辛苦。

是罪過呵，午睡了聽着的插秧歌！

〔四八〕恭喜也是中通的罷了，俺的春天。

一茶對於遇見老或貧窮或不幸的事，非常的慨歎，但一面也有以爲有趣的態度。遇了火災，只剩下一間土藏，當作住宅，在這悲苦的時期，他還這樣說。

〔四九〕火燒塲呵，跳蚤們閨閨的喧擾着。

在七番日記裏，很歎息齒牙脫落，但他做這樣的狂歌，

牙齒脫了，皈依你時也是阿無阿彌陀，

阿無阿彌陀佛，阿無阿彌陀佛呀！〔十五〕

註十五 狂歌卽詼諧的短歌，專以雙關巧合取勝。此歌意不甚瞭，彷彿是說齒缺則南無只能念作阿無。

茶的詩，敘景敘情各方面都有，莊嚴的句，滑稽的句，這樣那樣，差不多是千變萬化，但在這許多詩的無論那一句裏，即使說着陽氣的事，底裏也含着深的悲哀。這個潛伏的悲哀，很可

玩味。如不能感到這個，便不能說真已賞識了一茶的詩的真味。

將一茶的句，單看作滑稽飄逸的人，是不曾知道一茶的人。

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五日，于北京西山。

啄木的短歌

石川啄木(1885-1912)本名一，初在鄉間當小學教師，月薪僅八元，常苦不足，流轉各地爲新聞記者，後至東京，與森鷗外與謝野寬諸人相識，在雜誌「昂」的上面發表詩歌小說，稍稍爲有識者所知。但是生活仍然非常窘苦，夫妻均患肺病，母亦老病，不特沒有醫藥之資，還至于時常斷炊。他的友人土岐哀果給他編歌集悲哀的玩具，售得二十元，他纔得買他平日所想服用的一種補劑，但半月之內他終于死了，補劑還賸下了半瓶。他死時年二十七，妻節子也于一年後死去了。他的著作經友人土岐金田一等搜集，編爲啄木全集，分小說詩歌及書簡感想等三卷，于一九二〇年出版完成。

啄木的著作裏邊，小說詩歌都有價值，但是最有價值的還要算是他的短歌。他的歌是所謂生活之歌，不但是內容上注重實生活的表現，脫去舊例的束縛，便是在形式上也起了革命，運用俗語，改變行款，都是平常的新歌人所不敢做的。他在一九一〇年末所做的一篇雜感裏，對於這問題說得很清楚，而且他晚年的社會思想也明白的表示出來了。

「我一隻胳膊靠在書桌上，吸著紙烟，一面將我的寫字疲倦了的眼睛休息在擺鐘的指針上面。我于是想著這樣的事情。——凡一切的事物，倘若在我們感到有什麼不便的時候，我們對於這些不便的地方可以不容氣的去改革牠。而且這樣的做正是當然的：我們並不為別人的緣故而生活著，我們乃是為了自己的緣故而生活著的。譬如在短歌裏，也是如此。我們對於將一首歌寫作一行

的辦法，已經覺得不便，或者不自然了；那麼這便可以依了各首歌的調子，將這首歌寫作兩行，那首歌寫作三行，就是了。即使有人要說，這樣的辦法要將歌的那調子破壞了，但是以前的調子，他本身如既然和我們的感情並不能翕然相合，那麼我們當然可以不要什麼客氣了。倘若三十一字這個限制有點不便，大可以儘量的去做「增字」的歌。（案日本短歌定例三十一音，例外增加字數通稱「字餘」。）至于歌的內容，也不必去聽那些任意的拘束，說這不像歌，或者說這不成爲歌；可以別無限制，只管自由的歌出來就好了。只要能够做到這樣，如果人們懷著愛惜那在忙碌的生活之中，浮到心頭又復隨即消去的剎那剎那的感覺之心，在這期間歌這東西是不會滅亡的。即使現在的三十一字變成了四十一字，變成了五十一字，總之歌這東西是不會滅亡的。我們因了這個，也

就能够使那愛惜刹那刹那的生命之心得到滿足了。

我這樣想著，在那秒針正走了一圈的期間，凝然的坐著；我於是覺得我的心漸漸的陰暗起來了。——我所感到不便的，不僅是將一首歌寫作一行這一件事情。但是我在現今能够如意的改革，可以如意的改革的，不過是這桌上的擺鐘石硯墨水瓶的位置，以及歌的行款之類罷了。說起來，原是無可無不可的那些事情罷了。此外真是使我感到不便，感到苦痛的種種的東西，我豈不是連一個指頭都不能觸牠一下麼？不但如此，除却對了牠們忍從屈服，繼續的過那悲慘的二重生活以外，豈不是更沒有別的生於此世的方法麼？我自己也用了種種的話對於自己試為辯解，但是我的生活總是現在的家族制度，階級制度，資本制度，知識賣買制度的犧牲。

我轉過眼睛來，看見像死人似的被拋在席上的一個木偶。歌也是我的「悲哀的玩具」罷了。」

啄木的新式的短歌，收在悲哀的玩具和一握的沙兩卷集子裏，現在全集第一卷的一部分。悲哀的玩具裏的歌是他病中所作，尤爲我所喜歡，所以譯出的以這一卷裏的爲多，但也不一一註明出處了。啄木的歌原本雖然很好，但是翻譯出來便不行了，現在從譯稿中選錄一半，以見一斑。用了簡煉含蓄的字句暗示一種情景，確是日本詩歌的特色，爲別國所不能及的。啄木也曾說，「我們有所謂歌的這一種詩形，實在是日本人所有的絕少的幸福之一，」我想這並不是誇語，但因此却使翻譯更覺爲難了。

忽然的想坐火車了，
下了火車
却是沒有去處。

二

來到鏡店的前面，
突然的出驚了，
怎麼寒蠢地走著的一個人呵。

三

走上高山的頂上，
對了什麼人揮我的帽子，
又即走下來了。

四

在什麼地方輕輕的有蟲啼著似的
百無聊賴的心情

今天又感到了。

五

那個人家的那個窗下罷，

春天的夜裏。

和秀子同聽過蛙聲。

六

y字的記號

舊日記裏處處見到——

y字可就是那人了。

七

搬家的早晨落在腳邊的
女人的照相，
忘記了的照相呵！

八

八年前的
現在的我的妻的信束——
覺得罪念了。

九

連名字都將忘記了的時候，
飄然的來到故鄉的
咳嗽著的男子。

十

病着了，心也弱了罷，
種種要哭的事情
都聚到心頭來了。

十一

訶斥小孩，可哀呵這個心，
妻呵，不要以爲
只是熱重的時候的脾氣呵。

十二

友人和妻也似乎覺得悲哀罷，——
病着了，却還是
革命的話不絕於口。

十三

病了四個月，
那些時時變換的
藥的味道也就覺得可念了。

十四

運命來了坐著麼，
幾乎這樣猜疑了，——
棉被沈重的夜半的醒時。

十五

養了一隻貓的時候，
那貓又將成爲爭鬧的種子的
悲哀的我的家。

十六

悲哀的是我的父親！
今天又看厭了新聞，
在院子裏同蟻子游玩了。

十七

連茶都戒絕了
祈禱我的病愈的

我的母親今天又爲了什麼發怒了。

十八

肯放我一個到公寓裏去麼！

今天又幾乎

要說出來了。

十九

說是許多農民都節酒了。
再窘下去，
將節什麼呢。

二十

「這個，看哪，
那個人也生了兒子了。」
彷彿安心了似的睡下了。

二十一

不知怎的
總覺得自己是虛僞的塊似的，
將眼睛閉著了。

雜譯日本詩三十首

今年春間臥病，偶看日本詩，譯出若干首，近時到西山轉地療養，始能整理錄出，併加入舊譯數則，共十三人，詩三十首。這並不是正式的選粹，只是隨意抄譯；有許多好詩因爲譯語不愜意，不能收入，所以仍舊題作雜譯詩。

一九二一年八月二十日記。

石川啄木 五首

Ishikawa Takuboku 1885-1912.

一 無結果的議論之後

我們的且讀書且議論，

我們的眼睛的輝煌，

不亞于五十年前的俄國的青年。

我們議論應該做的什麼事。

但是沒有一個人用拳擊桌，

叫道「到民間去！」〔註一〕

我們知道我們所求的是什麼，

也知道民衆所求的是什麼，

而且知道我們應該做的什麼事。

我們實在比五十年前的俄國青年知道的更多了。

但是沒有一個人用拳擊桌，

叫道「到民間去！」

聚集在此地的都是青年，

常在世上創造出一切新的事物的青年。

我們知道老人不久死了，我們終是得勝的了。

看呵，看我們的眼睛的輝煌，我們的議論的激烈呵！
但是沒有一個人用拳擊桌，
叫道「到民間去！」

呵，蠟燭已經換了三遍了，
飲料的杯裏浮著小飛蟲的死屍了。

少年女子的熱心雖然沒有改變，
她的眼裏顯出無結果的議論之後的疲倦了。
但是沒有一個人用拳擊桌，
叫道「到民間去！」

(註一)此句原本用俄文原語“V Narod”

二 科科的一瓢

我知道了，恐怖家(註二)的心，悲哀的心，——

言語與行爲不易分離的唯一的
心，
想用了行爲替代破奪的言語來表示意思的
心，
將我和我身去投擲敵人的心，
但這又是真摯的熱心的人所常有的悲哀。

無結果的議論之後，
喝著冷的科科的一瓢，
嘗了那微苦的味，
我知道了，恐怖家的，
那悲哀的，悲哀的心。

(註二)恐怖家原語係 Terrorist.

三 激論

我不能忘記那夜的激論，——

關於新社會裏「權力」的處置，

我和同志的一人，少年經濟學者 N 君的
中間無端地惹起的那繼續五時間的激論。

「你所說的完全是煽動家的話！」

他終於這樣說；

他的聲音幾乎是咆哮了。

倘若沒有桌子在這中間，

恐怕他的手已經打在我的頭上了。

我看見了他淺黑的大大的臉上，

漲滿了男子的怒色了。

五月的夜，已經是一點鐘了。

有人起立，打開了窗門的時候，

N和我中間的燭火動搖了幾回。
病後的，愉快的微熱的我的頰上，
感到帶雨的夜風的爽快。

但是我也不能忘記那夜的

在我們會裏唯一的婦人K君的柔美的手上的指環。

她去掠上那垂髮的時候，

或是剪去燭心的時候，

牠在我的眼前閃爍了幾回。

這實在是N所贈的訂婚的指環。

但在那夜我們議論的中間

她當初便是我的與黨。

四 舊的提包

我的朋友打開了舊的提包，
在微暗的燭光散亂著的地板上，
取出種種的書冊：

這都是這國夢所禁的東西。

我的朋友隨後尋到了一張的照片，

「這就是了！放在我的手裏，

他又靜靜的靠著窗吹起口笛來了。

這正是並不怎麼美的一個少女的照片。

五 飛機

看呵，今日那蒼空上，

飛機又高高的飛著了。

一個當聽差的少年，

遇著偶然不是當值的禮拜日，
坐在家裏和他肺病的母親只有兩個人，
獨自專心的獨學英文讀本的那眼睛的疲倦呵。

看呵，今日那蒼空上，

飛機又高高的飛著了。

與謝野晶子 一首

Yosano Akiko 1878

六 野草

野草真聰明呵

在城裏野裏，留下了人的走路，
青青的生著。

野草真公正呵，

什麼窪地都填平了，
青青的生著。

野草真有情呵，
載了一切的獸蹄鳥跡
青青的生著。

野草真可尊呵，
不論雨天晴天，總微笑著，
青青的生著。

千家元麿六首

Senke Motomaro 1886

七 蒼蠅

土車夫拉了滿裝穢土的車，

土車夫的老婆在後面推著，
像男人一樣的穿著小衫單袴，著了草鞋。
然而終是女人，——頭髮用了手巾包著。
倦了的時候她離開車子，深深的歎一口氣，
拏著手巾想擦流汗的臉，
許多蒼蠅，雲一般的飛起。
我見了，我便生了氣，
聚集在死體的蒼蠅是最可惡的東西。
但是土車夫對於這些蒼蠅，却毫不為意，
仍然跟着車子走去。
蒼蠅也拚命的跟著車子飛去，
像嘲弄乞丐的小孩們一樣，像雲一樣，嗡嗡的叫著追去。

這樣的人是到天國去的，
即使我們下了地獄。

八 軍隊

我在街上遇見路旁走過的軍隊，
從練兵場回來的一小隊的兵。

也不吹喇叭，也不齊步伐，
他們只是默默的，拖著沉重的脚步過去了。

我看見他們太陽晒黑的臉的中間，一齊望著我的許多發光的眼睛，
我很知道牠們流汗的充血的小眼睛裏所說的許多話。

他們要想說的話，怎樣的多呵！
他們都有一樣的好體格，
可是其中還包藏著小孩一般的希望。

汗和塵土汗染了的黃衣服的底下，
都隱藏著草根一樣的白的肉體。

他們是他們母親的人。

除去了他們的母親，沒有人可以將他們佔有，
將他們苛酷待遇的人，也不能將他們佔有了。

九 草葉

八歲左右的女兒背了兩歲的小兒走著。

背上小兒的捏著拳頭的手裏，

捏著垃圾一般的草葉，

只是永久的凝視著：

阿，看那臉上的神聖的哀愁呵！

十 賣納豆的女人

日出前的街上，

賣納豆(註三)的女人將嬰孩縛在背上，

烏一般的唱著歌走去。

用了非常的速率，

這邊那邊的

很愉快似的問訊，

在各街巷間出入，

對空氣洗清了走去，

烏一般的迅速，不見形的唱著歌走去。

我愛那個聲音，

我愛那個姿態。

(註三)納豆(Natto)即豆豉，將豆煮熟放暖處微燻，加芥末醬油

食之。大抵用于早餐，故賣納豆者亦在清早。

十一 他

他什麼地方都存在，
生命之火什麼地方都存在。

隨處都走到，隨處都隱藏著。

用心看去，他是很率直的。

他也在水裏，變了魚生在水裏，

變了美的金魚生在瓶裏。

笑的裡面，淚的裡面，

人們所嫌憎的雨的裏面，暗的裏面，他都存在。

他也生在樹裏，也生在女人小孩貓狗的裏面。

看呵，什麼地方他都存在，——

率直的他。

十二 小詩

樹木浸在烟靄的中間，
晴天所看不見的美。

雨下了，

淅洌淅洌的。

梅雨天的美呵。

樹木看去恰是城堡似的。

○

黃鶯啼著，

靜靜的遠遠的聽到。

我想這靜，

阿，這個大氣的靜，
甜的靜呵！
靜即是美。

○

烟靄的裏樹木的靜的形態
她們也恍忽的想睡罷！

武者小路實篤 一首

Mushakoji San'atsu 1885

十三 詩

栗樹呵，

萩呵，

藤蘿呵，
野草呵，
我因為造路，
將你們切斷，
將你們打倒了。
請饒恕罷！
這回請轉生作好的東西來罷！

橫井國三郎 一首

Yokoi Kunisaburo 1900

十四 小兒

日光照著的廣大的平原上，

哇哇的大聲叫喊著跑去。

阿，在太陽底下，獨自一人的跑去。

跑呵，跑呵。

『阿，到這手裏，這懷裡來！』

在這時候，他更是叫喊著，

在廣大的平原上跑去了。

野口米次郎 一首

Yone Noguchi, 1875

十五 小曲

生命是什麼：一個聲音，

一個思想，黑暗上的光明，——

看呵！空中的鳥一隻。

○

我在落葉的聲裏，
聽出大地急激的苦痛；
我叫道，『生命的秋了！』

○

朝陽的光

窺探我的胸中，說道，
『荒涼哉麼！』

岡田哲藏 一首

Oka Tetsuzo

十六 詩匠

用了一定的聲調與音律，
能够引起一種愉快的感覺了；
只是這比那歌轉的禽鳥勝過幾何呢？

堀口大學 三首

Horiguchi Daigaku 1891

十七 重荷

生物的苦辛！

人間的苦辛！

日本人的苦辛！

所以我瘦了。

十八 故鄉

在生我的國裏，
反成爲無家的人了。
沒有人能知道罷——
將故鄉看作外國的
我的哀愁！

十九 歎息

豈不可悲麼？薔薇的花。
花散落了；花的香却還餘留的薰著。
豈非無常麼？人間的戀。
戀消失了；想起來時，長在心裏留著。

北原白秋 二首

Kitawara Hakushu 1884

二十 望火臺

望火臺下割著野草，

胸中正是撞著火鐘一般。

反正不能如願了，我原是鄉下女兒，
不如放了火罷，順著這風勢。

二一 鳳仙花 兒歌

紅的紅的鳳仙花，

白的白的鳳仙花，

你在這中間鑽過去罷。

紅的花要謝哩，

白的花要謝哩，
不行不行，你不能過去了。

木下杢太郎 四首

Kinoshita Bokutaro 1884

二二 路上

路的那邊女人走過了，
頭巾深深的包著臉的過去；
路的這邊男人走過了，
很寒冷似的過去。
誰也不知道的夜路，
又不似急忙的樣子：

便是不相識的人也能，
一同的走去可不是好麼？

二三 睡醒

『也不是什麼虔心，
但是每朝聽見那鐘聲和念經的聲音，
不知怎的，總是這樣，
覺得仿佛罪業深重的樣子：
我真是有點古舊呵！』

二四 筍青

山泉入浴的無聊，
又值秋夜的寂寞，
用了青的顏料，

在兩腕上畫上花和葉，
和『本字』(註四)一個字的人名；
但這也只是浴前的遊戲罷？
入了浴便要消失了罷？

(註四)本字即漢字，對日本的假名字母而言。

二五 石竹花

走到薄暮的海邊，

唱著『二上節』的時候，(註五)

龍鐘的盲人跟著說道，

『古時人們也這樣的唱也！』

那麼古時也同今日沒有變化的人心的辛苦，懷慕與悲哀。

海邊的石牆上，
淡紅的石竹花開著了。

(註五)二上節(*Uragaribushi*)是日本的一種俗曲。

生田春月 二首

Kuta Shingetsu 1891

二六 小悲劇

野草中間，紫花地丁很柔弱的開著，
被粗暴的手摘去了，萎謝了。

只是這樣罷了，——
幾千遍都反覆過的女子的悲劇！

新詩的作法第二十章裏著者原註云，這首是想用四行的詩，

表示女性的悲哀的運命。倘若做成長篇小說，差不多便是一部莫泊桑的女人的一生。……有女歌人曾作歌云，『被攀折了，棄捨了，踐踏了，過去罷！薄命的無名的花。』這首詩也是寫同樣的心情。但那首歌是自述女身的悲哀，極是主觀的，此詩是客觀的，所以不同了。

二七 燕子 兒歌

燕子，燕子！

你變了迷兒了麼？

那邊高高的瓦屋頂上；

你快去定在那里。

燕子，燕子，

我的可愛的妹子！

奧榮一 二首

Oku Fichi 1891

二八 鴿子

觀音堂(註六)前日斜的時候，

鴿子喫過小豆都飛去了，

警察將乞丐都趕散了。

乞丐想變成鴿子罷！

警察也想變成鴿子罷！

(註六)此指東京淺草公園的觀音堂養著許多鴿子，游客多買豆飼之。

二九 寫信問母親索錢的晚上

我的話太多了，

我的夢太多了。

向日葵的花謝了，

在我這裡只賸下了飢餓。

我俯首去拾落穗罷。

聽著路旁蟋蟀的歌聲，

我的眼淚將飯都打濕了。

晚鐘在暗裏發聲了，

在我這裡只賸了哀愁。

我叩首禱告不知的神罷。

在暗中樹下舖了落葉，

點起我小小的靈魂的火燄。

西村陽吉 一首

Nishimura Yokichi 1892

三十 中產階級

只爲有少許的金錢，
不去想正當的事；
只爲有少許的金錢，
時常怕牠減少；
只爲有少許的金錢，
也不是工人的友，也不是富豪的敵！
只爲有少許的金錢，
不去當真的勞動，

好似海參和亞彌巴，混混沌沌的，
勉強奢侈過活的中產階級，
溫墩墩的，可憐的，
生作這樣家裏的子弟的我呵。

日本俗歌六十首

俗歌這個名稱，是我所假定的，包括日本民間合樂或徒歌的歌詞，以別於文學上的短歌，或一般合樂的長段的俗曲，如「義太夫」及「清元」等。這俗歌裏的種類本來頗多，如形式上的端唄與都都逸等，性質上的盆踊歌插秧歌以及「花柳社會」的歌；現在不加分別，只統稱俗歌，因為我的目的不是在分析的研究，只是想介紹一點日本俗歌的思想與文詞的大略罷了。

這六十首歌，是從我所見到的幾册俗歌集裏選出來的；選譯的標準，並不限於模範的佳作，因為國語與個人的表現力大抵都有若干的限制，想要自由的恰好的寫出別國詩歌中的情調，至少在此刻是不可能的；所以儘有許多歌詞，在我

看來本很好，但沒有將他傳達出來的能力，終於只能割愛：這是我自己所最惋惜的。因此，「現在所譯並不說是最好，只揀可懂可譯的罷了」這幾句話，不免又須重述一番，當作一個聲明了。

我的翻譯，重在忠實的傳達原文的意思，——原文所無而由譯者加入的文句，加方括弧爲記號，——但一方面在形式上也並不忽略，仍然期望保存本來的若干的風格。這兩面的顧忌使我不得不拋棄了做成中國式的歌謠的妄想，只能以這樣的散文暫自滿足。倘若想保存了原詩的內外之美而又成爲很好的五七言絕句或古風，那是奇跡中的奇跡，「決不是我所能做到的事情。」日本有一卷古書名豔歌選其中抄錄俗歌，各附以漢譯的五絕一章，如下文第四首譯詩云，

歌送東關人，舞迎西海客；

爲月還爲花，春朝又秋夕。

又如第五一首云，

郎意欲迎妾，妾身寧得行？

行程五百里，風浪轉相驚。

雖然著者自己謙遜，在序裏說，「但供和俗顧笑，假使華人見之，則不知何言之比也，」（原序漢文）實在却是很漂亮的子夜歌：不過成了一首漢詩，已經不是日本的俗歌了。俗歌的特色，同別種的日本詩歌一樣，是「言簡意該」，富於含蓄，能在寥寥兩三句話裏，包括一個人生的悲喜劇。第三首本是插秧歌之一，只寫男子對他的故妻的「未練」，（未能忘情的心情）却藏著一個悲涼的背景，親權家風或習俗逼迫的不自主的離

婚；言詞愈簡，含意也愈深，實在超過德富蘆花的一部不如歸。正如中國的一篇藤蕪行，日本可以譯成詩的散文，而不能譯成俗歌，所以我們也不能將俗歌譯成中國的子夜歌。歐洲人譯舊約裏的雅歌只用散文，中國譯印度的偈別創無韻詩體，都是我們所應當取法的。我們翻譯介紹外國作品的原意，一半是用作精神的糧食，一半也在推廣我們的心目界，知道我們以外有這樣的人，這樣的思想與文詞；如果不先容納這個意見，想在翻譯中去求與中國的思想文詞完全合一的詩文，當然是不免失望；但這責任却不是我們的。爲他們計，已經有許多中國的古詩在那里了。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記。

一

人家要說話，便任他們去說罷；反正並不是做了人家不做事情。人們的嘴真是討厭阿！

二

偶然的被月夜的烏鴉叫醒了，又是想相逢，又是不耐煩，我只是說着無理的心願，求禱神明。相思的病，也是癩性(一)的緣故麼？將酒來消遣罷。這原是苦的世界呵！

(註一) 婦女感情激烈，易於觸惱，俗云癩性。

三

和家人去結交，只要淡淡的，却結交到底。請看紅葉罷。淡的先落麼？濃的先落！可不是麼？

四

獨自淒涼的睡著，被叩柴門的稻鷄欺騙了。心想或者——可不是

他麼？出來看時，[却只見]月下可羞的我的一個人影。

五

月光下映出了自身的可恨的朦朧的[孤]影，——撫著鬢櫛，只是沈思，竟會憔悴到這樣的麼！

六

兩親遺傳的五個指頭，如今成了四個半；都是爲了誰呢？你真是罪過的人呵！

七

坐了等著，臥了等著，總是無消息。寬闊的紗帳裏，獨自一個人兒。比燈火[還熱的]胸中的火燒著的相思，請你體察罷。

八

幽會的歡情的無常呵！這回的相逢，也是拚著性命。無理的[飲]

酒，遮蓋了眼淚打濕的白粉的面龐。

九

任著風吹的垂楊柳，討厭的客人也是比翼的〔枕〕席。苦海的營生真是苦辛呀！唉，低聲的私語，……只有情郎總算是買賣的慰藉罷了。

十

鬢髮的散亂，這是枕頭的磨折呵，面龐的消瘦是你的磨折。

十一

鬢髮的散亂，這是枕頭的磨折呵。做買賣的身真是沒法呀，苦海呀，苦海呀，請你寬恕罷。

十二

把火盆拉過來，平了炭灰，抹去了重又寫上的他的名字。

十三

長廊的中央，〔說〕請忍耐著罷，眼裏滿著清淚了。

十四

在柵門口告了別，在廊下哭了，在那討厭的房間裡假笑著。

十五

屈了指頭數著長遠的年期，掩過了眉毛，去窺鏡子。(二)

〔註二〕年期係指娼妓約定營業的年限，維新以前，女子結婚後
剃去眉毛，歌中即指此事。

十六

要是和你一生厮守，我決不嫌憎：深山裏的幽居，裁縫活計與紡
花車，狹的山溪裏的漂布，以及砍柴的工作。

十七

成雙的不相分離的胡蝶，也在水邊拆散了；因了人們的嘴，所以〔和你〕疏遠了。

十八

在桐壺裏見了落下的一葉，這便令我擔心了。可不是「秋天來了」〔三〕的響卜麼？

（註三）秋字意義雙關，因與厭棄之字同音，並讀作^{あき}也。

十九

夢裏也罷，讓我們聚會一回，在夢裏未必會有什麼流言罷。

二十

想到從前的事情，煞是可惜呀！爲什麼現在再也沒有從前了？

二一

雨儘下著罷，只不要雪；〔雪〕下了，〔夜〕行的小路裡，竹會耍灣曲，

〔阻塞了道兒。〕

二二

雖是暗夜裏，你要求時便來罷，只要認了伽羅香的路線。

二三

「來了罷，來了罷，」眺望著河的下岸，却只見是蕭艾的影子。

二四

一夜的親近，就有了這個〔孽障〕，〔新茶的茶瓶〕，〔說是〕我是不知道。

〔註四〕閑吟集中有一首歌云，〔新茶的茶瓶呀，盛了茶以後是，

我是不知道，我是不知道。〕意思相同，係刺男子的薄倖者。

二五

我和你是紅茶的煎茶呀，從旁驕下水去時，就會要變淡。

二六

遠遠地放著可愛的情人，便是烏鴉叫了，也覺得擔心。

二七

說「要想起我」，那是因為忘記了的緣故呀。「我」是也不想起，也並不忘記。

二八

十九二十正是豔聞流傳的時代呵，雙親也要請寬大一點罷。

二九

那山高呀，那個人家望不見了。那個人家可愛呀，那山可惡呀！

三十

天要陰時便陰罷。箱根山即使晴了，反正是望不見江戶。

三一

春天的嫩草被摘去了，棄捨了，在土裡却種下了相思的根。

三二

離了鄉里的〔遠方的〕草屋裏，兩個人以外只有蟲聲，隙間漏進的風却將燈火吹熄了，可喜的是窗前的月光。

三三

教他看了中意，這是過去的心願了。如今的苦心是，怎樣不要被
他拋棄了。

三四

倘是我的不好，可以請饒的，不要再執拗，向著這邊罷。又不是
能够隨意相逢的身子；——一會兒烏鴉要叫起來了罷。

三五

雞呵，你不要啼，烏鴉也不要鬧；天亮了，寺裏的鐘〔自然〕會響
的。

三六

雖然不是應該說的話，還要請你留心罷：現在可是有關於你的流言呢。

三七

倘若是路上落了雨，請你當牠是我的眼淚罷。

三八

太難過了，出來看山的時候，也沒有一座不遮雲的山。

三九

在戀愛裏焦灼著叫著的蟬，還不如不叫的螢火，將身子都焦灼了。

四十

女人的心與螢火，嘴裏不說，却將身子焦灼了。

四一

不要強留，放了手罷！又不是明天再沒有時光了。那邊的挽留的心，還不如這邊回去的身子，怎樣的怎樣的難受呵！

四二

晚間悄悄的來，請從後門來；前門是重重的牆壁，又是下了鎖。

四三

你來時要在暗夜；月夜裏來了，不要給雙親看見了你的影。

四四

今日是東國的人的月，明日是筑紫的人的花。

四五

我是開在野裏的蒲公英呀，被人家踐踏，却還是開着。

四六

郎是輕浮的「極樂蜻蜓」(五)，有真心的只是那籠中的鳥。

(註五)極樂蜻蜓，嘲游惰者之稱。

四七

你是松蟲，我是蠶蠅兒，一樣的是職務的籠中的鳥。

四八

郎是松蟲，我是金鐘兒，相逢也罷，離別也罷，總只是啼著。

四九

轉磨的時候總是想起，可愛的呀，大姊(六)是(嫁)在江戶的粉坊裏。

(註六)大姊 *anago* 親密之稱，此處用於親屬以外的女人。

五十

「想念麼，你，不想念麼？」「想念著，這纔，過了田坂，獨自在夜裏走了來的呵。」

五一

說是來呀，去得成的道路麼？道路是五十里，波浪的上頭。

(註七)日本一里約當中國七八里，故豔歌選譯云五百里，係指
華里。

五二

昨夜的客店裏的小姑娘，倘若是鮮花呵，我想折一枝來，當作故鄉的土儀。

五三

遠遠的田裏的歌聲，仔細聽時，原來是故妻的聲音。

五四

雖然不是彼此嫌憎的交情，也只好休了你罷，爲的是雙親的緣故。

五五

說寬說窄的從前的臥室，如今是正眼也不一看的走過了。

五六

說是緣斷了，還請便中捎個信來，本來不是因為嫌憎而分散的交情呵。

五七

開著的櫻花上，爲甚繫了那小馬？馬跳躍時花就要落了。

五八

故鄉可愛呀，土地神的樹林看見了，朦朦朧朧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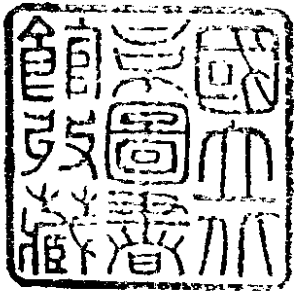
五九

絡絲的工女也是人呀，罵了要哭，病了也要睡的可。

六十

腰的痛呀，這田的長呀，四月五月的日脚的長呀！

(註八)這篇是插秧歌，第五九首是工女的歌。



新潮社文藝叢書目錄

- | | | |
|-----------|------------|-----|
| (1) 春水 | 冰心女士詩集 | 五角 |
| (2) 桃色的雲 | 愛羅先珂童話劇魯迅譯 | 七角 |
| (3) 吶喊 | 魯迅小說集 | 七角 |
| (4) 紡輪故事 | 孟代童話集O.F.譯 | 七角 |
| (5) 山野掇拾 | 春臺遊記集 | 九角 |
| (6) 兩條腿 | 愛華耳特童話李小峯譯 | 四角半 |
| (8) 微雨 | 李金髮詩集 | 印刷中 |
| (9) 竹林的故事 | 馮文炳小說集 | 印刷中 |
| (10) 雨天的書 | 周作人散文集 | 印刷中 |

一九二五年六月付印
一九二五年九月初版

陀 螺

譯 者 周 作 人

發 行 者 新 潮 社

印 刷 者 京 華 印 書 局

陀螺一册實價大洋八角
著者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87
772/278
U1

7

77

U1